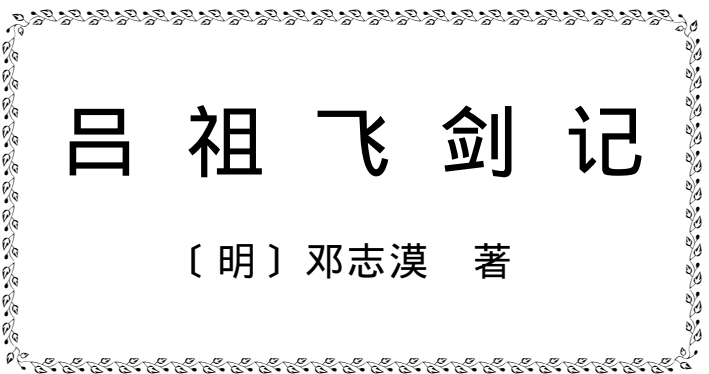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吕祖飞剑记

〔明〕邓志漠 著

导 读

《吕祖飞剑记》，明人邓志谟著，共十三回，其成书之时即以其“文采飞扬，诚慕仙道”而闻名，后更为明代萃庆堂手抄流传于世。

本书叙述了吕洞宾成仙得道的故事。吕洞宾实有其人，为唐末河中府人，名□，号纯阳子。三举进士不第，浪游江湖，遇钟离权授丹诀，时年64岁，曾隐居终南山等地修道。小说产生于明代，其时小说日渐成熟，《吕祖飞剑记》就出现于当时。它受到了当时宗教、方士的影响。邓志谟作此书目的是“玩吕祖之事，哦吕祖之诗，则如见吕祖也”。书中多宣扬轮回、因果等封建迷信。其文采优美，反映了作者一定的文字功底。

吕祖飞剑记引

纯阳吕祖，唐贞元时魁梧儒也。三举进士皆落于孙山，既而第，则岁周甲矣。寓长安邸中，邂逅明师指以玄学，遂澹然世味，芥功名，尘轩冕，并非翩翩浊世之佳丈夫哉！究且饮沆瀣，咀日精月华，烹铅煮汞，飘然而仙，是吕祖颠末事也。由唐迄今八百余岁，古今殊其时矣。而吕祖每游行寰宇，化度林总，代著彼仙迹，此已欲立立人，已欲达达人，甚盛心也。顾吕祖之为人虽切，而人之自为或疏。矧仙凡异轨不以精神贯浹之，奚祖之见也？是集据祖之遗事，而其中诗句皆祖之口吻吐之，吾以为诗在即吕祖在也。昔司马子微自谓读天隐子三年而天隐子出焉，授以秘诀，笃于求道者之验，章章可考。世之慕道者允如司马真人乎！安知吕祖不出而点化之？然慕吕祖以幻想，未若慕吕祖以故实。玩吕祖之事，哦吕祖之诗，则如见吕祖也。故此集不可不披阅之也。夫集以《飞剑》名，（以下缺）。

目 录

第 一 回	诸仙朝玉皇大帝 慧童投吕家出世	()
第 二 回	吕纯阳遇钟离师 钟离子五试洞宾	()
第 三 回	秘授纯阳子丹诀 吕纯阳发大誓愿	()
第 四 回	洞宾得遁天剑法 飞仙剑斩蛟杀虎	()
第 五 回	吕纯阳宿白牡丹 纯阳飞剑斩黄龙	()
第 六 回	纯阳子卖梳货墨 纯阳踏石并化钱	()
第 七 回	纯阳游大庚谒斋 纯阳召将收狐精	()
第 八 回	纯阳子醉死复生 纯阳子罗浮画山	()
第 九 回	献美人画并泛管 活已死鱼并吹笛	()
第 十 回	吕纯阳杭州卖药 吕纯阳三醉岳阳	()

第 十 一 回	纯阳游广陵妓馆	
	纯阳游寺访书斋	()
第 十 二 回	纯阳子掷剑化女	
	纯阳子见火龙君	()
第 十 三 回	吕纯阳度何仙姑	
	吕纯阳升入仙班	()

第 一 回

诸仙朝玉皇大帝 慧童投吕家出世

诗曰：

读罢残编细品论，看来世事未全均。
跖兮有寿颜兮夭，崇也繁华范也贫。
自信光阴为过客，常思富贵等浮云。
人生适意须行乐，且看东游吕洞宾。

粤自鸿蒙一判，天地攸分，天上就起有神仙，居于三十三天，地下就生有黎庶，居于九州之地。怎么叫做三十三天？曰焰摩天、蔚蓝天、朱明天、隐玄天、玉玄天、华阳天、清灵天、太玄天、松得天、小有天、灵光天、冲虚天、幽墟天、清平天、溟漠天、浩浩天、浑浑天、无极天、大罗天、丹真天、隐元天、曜明天、曜灵天、顺和天、昭明天、丹宵天、紫虚天、太清天、赤瑛天、黄精天、玄元天、苍成

天、丹元天，这便叫做三十三天。这三十三天惟焰摩天乃玉帝所居，其余神仙在蔚蓝等天居住。故《茅君内传》云：“大天之内有诸洞天，乃仙真之所居。”正谓此耳。怎么又叫做个九州？曰冀州、兖州、青州、徐州、豫州、荊州、雍州、梁州、扬州，这名九州。九州之黎庶林林总总，就有个人王帝主为之统率；三十三天神仙千千万万，就有个玉皇上帝为之管领。其人王帝主，就如当今皇帝，居于燕京，就住有个金銮宝殿。觚棱金雀，象魏龙墀，齐齐整整。凡官僚奏事，皆在那个所在。就如那玉皇上帝，居于焰摩天中，住有个通明宝殿。那通明宝殿兀兀突突，琼楼玉宇森严，辉辉煌煌，彩云紫霞缭绕，因此叫做通明宝殿。凡神仙奏事，皆在那个所在。这通明殿的事凡人怎么知道？苏东坡有诗为证。

诗曰：

淡月疏星绕建章，仙风吹下御炉香。
侍臣鹄立通明殿，一朵红云捧玉皇。

话说唐朝有一神仙，姓吕名嵒，字洞宾，别号纯阳子。这个神仙的来历是怎的？当原先乃是钟离仙一个徒弟，名唤慧童。钟离仙是那一代的人品？原是汉朝明帝时有一人复姓钟离，名权，字云房，曾举孝廉，授上大夫之职。一日解组归山，修行慕道，得做一个神仙，居于终南山碧天洞中。他是个众仙的班头，人人称他汉钟离。当时纯阳子做了他一个徒弟，跟随他一十二年。

一日是众仙朝元之期。怎么叫做朝元之期？比如当今皇

帝御极两京，一十三省的官员皆要三年一朝。天上玉皇大帝御殿，这三十三天的神仙，并天下名山福地，如终南山、蓬莱山、阆苑山、方壶山、员峤山的仙子，也要三年一朝，故此叫做个朝元之期。一日，钟离子领着众位仙僚，迳到焰摩天中通明殿下，来朝玉帝，遂带了这个慧童同到天宫。那一日，玉帝御殿朝仪怎生摆列？则见：

河横析木，日耀扶桑。满空中腾着瑞气，氤氲氤氲；合殿上拥起祥云，缥缈缥缈。仙韶迭奏隐隐约约，风伯传送着音声；天鼓遥闻丁丁东东，雷神驱将来号令。碧鸡啼处，咿咿喔喔的堪闻；丹凤翔时，辉辉煌煌的可爱。宝炉内焚着清静香无为香，馥馥芬芬扑鼻的龙涎麝脑；金阶下列着绛骝仗彩节仗，齐齐整整惊人的虎贲龙骧。东列着轩轩昂昂的翊圣与佑圣，西列着雄雄猛猛的天蓬和天猷。三十六员天将森森严严，水犀甲凤翅盔龙泉剑闪烁烁的豪光；二十八宿星官济济楚楚，紫罗袍白象简黄金冠从从容容的态度。引班的有孙卢张萨，升的升降的降雍雍穆穆四位真人；奏事的有天地水府，举的举劾的劾正正公公三官大帝。左金童右玉女，执那幢幡宝盖悠悠扬扬；前火部后雷司，摄着魔怪精邪轰轰烈烈。

正是：

九重天上钦仁圣，万笋班中置卫臣。

文武两班齐拜舞，昊天金阙独为尊。

却说钟离子同着众仙僚朝见玉帝，三扬尘三舞蹈，诚惶诚恐稽首顿首，此不在话下。玉帝以钟离子是个神仙的领袖，拜舞已毕，乃命众仙僚先退其班，独留钟离子在后。却令直殿将军掇了一个绣木，赐钟离子侧坐于通明殿上，遂赐了一席御筵，列着些仙果仙肴仙茶，并着仙酒，玉帝亲自陪饮。你看这钟离子与着玉帝君臣道合，就如鱼水一般，在那通明殿上，讲仙宗究法旨论世事，自辰牌时分饮起，直饮到未牌时分，还未退殿。

却说这个慧童，以师父进朝，他只在三天门外等候。那一日天清气朗，玉宇无尘。正是碧空清似洗，紫雾气全除。九霄推日毂，万国俨冰壶。那慧童站在天门之上，观看下凡的景致。只见青山隐隐，绿水悠悠，朱阁巍巍，画楼兀兀。花街柳巷，许多的红粉嬉游；酒馆歌台，无限的游人宴饮。那道童观看一回，自思跟了师父一十二年，整年整月只在终南山修炼，那里见这样的繁华。遂起了一点凡心，背着师父就蹑起一朵祥云，径投下界而来，将欲投胎出世。

及钟离子宴罢御筵，谢了玉帝天恩，出于三天门外，寻着这个徒弟，那里见他个踪儿影儿？却有把天门的将吏说道：“钟离先生，你那个徒弟下凡去了。”钟离子慧眼一照，只见他降在河中府永乐县中，将要投人家出世。乃叹曰：“此厮仙骨未充，凡心未泯，何缘之浅、分之慳乎？”又自思：“这个徒弟跟我一十二年，道将有得，岂忍他半途而废？他虽投胎出世，久后必须度他，也见我师弟相与之情。今且转终南山而去，再作区处。”于是架一朵祥云，独自转

回终南山洞中，此不在话下。

却说那慧童按落云头，来至河中府永乐县。自西门而入县中，前街行过后街，南巷游过北巷，思要寻一个阀阅门第并尊贵的父母投胎托生。恰转到东门，见一个八角坊牌，上写着“三代承恩”四个大字，又小书“祖吕延之授浙东节度使，子吕渭授礼部侍郎，孙吕让授海州刺史。”慧童见之，喜曰：“吕氏之门第高乎！”遂至其家中。

时吕海州年四十无子，其妻王氏身怀有孕，吕海州恐其六甲是女，思欲转女为男，又恐妻子临盆之时或产生留难，思欲转祸为福，乃发了一点的诚心，请着羽士之流建坛求嗣之醮。那羽士们三三五五遂披着法服，戴着黄冠。建立瑶坛，宝灯银烛联星斗；展舒符篆，玉字金书舞凤鸾。诵几卷北斗经、三官经、玉枢经、行行灭罪；拜数本祖师忏、水府忏、星辰忏、句句消愆。宝幡宝盖，装严的好好生生；龙笛龙笙，品美的嘹嘹亮亮。这一所道仗倒也齐整得紧。醮坛边且贴有求嗣对联云：

累世培善根，应拟庭前生嫩桂；
九天赐英物，行看掌上捧明珠。

又一联云：

善信修斋，遥望仙真降鸾鹤；
皇天眷德，定教释氏送麒麟。

慧童到醮坛边观看一回，私心窃喜，说道：“积善之家

当有余庆。吾欲托生，非海州为父王氏为母不可也。”于是计上心来，只等着王氏弥月之时临盆之际，就投胎便了。

却说醮事已完，诚心告竭，神仙散会，羽客撤班。时执事者并吕海州家人，欢欢喜喜向吕海州面前齐声说道：“人有善愿，天必从之。相公此后必生个麒麟子矣。”其婢妾十数人亦对王氏说道：“今日建此善醮，福有所归，夫人必产个贵子。”夫人见这些婢女齐声道好，亦满心欢喜。越数日，将就蓐时，忽有一只白鹤自天而下，飞入帐中。只见一个鹤呵：

素翎濯濯，朱顶鲜鲜。色例于雪，声闻于天。
羽族之宗长从来有说，仙人之骐驎自古相传。

华表月明，丁令威托之返魄；缙山云拥，王子乔乘之登仙。静夜而听琴来蕙帐，清晨而觅食在芝田。吊陶家之墓奇奇异异，掠赤壁之舟踟踟踟踟。纵尔游在沙丘，端不中明皇之箭；若还养于卫国，还须乘懿公之轩。

正是：

养就舟砂寿美绵，羽毛曾伴雪霜眠。
于今飞入红帷幕，却兆佳人产异仙。

却说王氏夫人见了此鹤飞入帐中，俄而不见，家中人大惊小怪，此是一场异事。岂知是这个慧童特来投胎出世，化成此鹤。须臾之间，王氏夫人腹中疼痛，不数刻遂生一子。

众方知鹤之入帐，兆产生之瑞也。王氏所生之子，乃贞元十四年四月初四日巳时。吕海州因诞此子，不胜之喜。及视其掌心之文，有一山三口之异，乃取名嵩，表字洞宾。以此生年月日時并属其四，皆是阳数，因号为纯阳子。

纯阳子之生，金形木质，道骨仙风。鹤顶龟背，虎体龙腮。翠眉棱层，凤眼朝鬓。颈修颧露，额阔身圆。鼻梁耸直，色黄白。左眉角一黑子，左眼下一黑子。两足下隐隐有纹。见者莫不奇之，皆摩其顶曰：“此天上石麒麟也。”时有马祖者，是释家一个慧眼禅师，因见了这个纯阳子，乃曰：“此儿骨相不凡，自是风尘表物。他日逢钟则□，但大才而晚成耳。”

纯阳子自幼聪敏，日记万言。时九岁，学识超群。所作的文章，就是班孟坚、扬子云一副心肝想出来的。所吟的诗句，就是杜子美、李太白一张口吻说出来的。所写的字式，就是钟繇、王右军一管笔札书出来的。且素性不好华靡，惟戴着一顶华阳，内穿着一领黄白襦衫，系着一条大皂绦。其状貌潇洒，就相似汉之子房一般。早年游泮，但两举进士不第。纯阳子有这样学识，怎生不第？这正是仙文不入俗人眼，非是朱衣不点头。直到唐末咸通中，才举进士，时年六十四岁，父母俱已丧矣。这那里是“一举登科日，双亲未老时。锦衣归定省，重着老莱衣？”怎么纯阳子举进士恁迟？盖六十四卦已尽，乃始于乾，此纯阳之应，故马祖知得他大才晚成。当时纯阳子既举进士，即授咸宁县知县，将欲赴任。忽钟离子在终南山中思念这个徒弟，乃曰：“慧童下世，若论仙家日月，不过三年，计浮世间六十余年矣。吾若不去度他，恐未免轮回之路。”于是离了终南山碧天洞中，

竟来度着这个纯阳子。且看下面分解。

第 二 回

吕纯阳遇钟离师 钟离子五试洞宾

却说钟离子自终南而来，径到长安，扮作一个道人。青巾白袍，长髯秀目，手扶紫筇，腰挂一个大瓢，直入旅肆之中，从瓢中取出数十文铜钱，问酒保沽酒而饮。一饮三斗，众皆异之。饮罢大书三绝句于壁。

其一云：

坐卧常携酒一壶，不教双眼识皇都。
乾坤许大无名姓，疏散人中一丈夫。

其二云：

得道真仙不易逢，几时归去愿相从。
自言住处连沧海，别是蓬莱第一峰。

其三云：

莫厌追欢笑语贫，寻思离乱可伤神。
闲来屈指从头数，得到清平有几人。

纯阳子将之任，道经此地，亦投入旅肆之中，遂邂逅钟离子。阅其人状貌奇古，观其诗辞语飘逸，因揖问姓氏。道人道：“吾复姓钟离，名权，云房其字也。”纯阳子再拜而揖之，遂同坐旅肆之中，相与谈论玄理。因问道：“先生，方外之游乐乎？”钟离子道：“人生浮世，如轻尘栖弱草耳。况贫贱乃求富贵，富贵遂蹈危机。故当是时，扬雄有天禄阁之灾，韩信有未央宫之祸。此宦途甚苦也。若我方外之游，破衲头胜于紫罗袍，双丫髻胜于乌纱帽。鱼鼓简板胜于玎珰珂佩，葫芦拂帚胜于象笏朝簪。紫丝绦胜于黄金带，青芒履胜于皂朝靴。早眠晏起胜于待漏朝天，徐步安行胜于望尘跪膝。或有时而遨游世界，则以山川当图画，以天地作行窝；或有时而栖宿岩居，则以风月作主人，以烟霞为伴侣。故陶隐君诗曰：‘深山何所有，岭上多白云。只可自娱乐，不堪持赠君。’以此论之，方外之游乐也！乐也！”纯阳子一闻此言，仙机重悟，凡梦顿醒。遂说道：“钟离先生，吾欲弃兹功名，修慕黄白。先生肯教我乎？”钟离子道：“君可吟诗一绝，待予观之，看你志向何如。”纯阳子笔不停缀，书二十八字之诗。

诗曰：

生在儒林遇太平，悬缕重深布衣轻。

谁能世上争名利，臣事玉皇归上清。

钟离子见了此诗，不胜之喜，说道：“诗以言志，而子之志向卓矣。”遂与纯阳子同憩肆中。钟离子自起执爨，时纯阳子讲论竟日，精神怠倦，乃就几上假寐（不脱衣冠寝曰假寐），遂悠然一梦：始以举子业赴京状元及第，为州县官，擢朝署，乃升台谏，乃翰苑秘阁，无不备历。升而复黜，黜而复升。前后两娶贵家女，儿女满前，皆为毕嫁娶。孙甥济济，簪笏满门，如此几四十年。最后独相十年，权势熏炙。忽被重罪，籍没家赀妻孥。留投岭表，一身子然穷苦，立马风雪之中。方此浩叹，恍然梦觉。钟离子在旁，炊尚未熟，笑曰：“黄梁犹未熟，一梦到华胥。”纯阳子大惊，说道：“先生知我梦耶？”钟离子道：“于适来之梦，升沉万态，荣瘁多端，五十年间一顷耳，得不足喜，丧何足忧。”纯阳子感悟慨叹，知宦途不足恋矣。乃俯伏于地，再拜钟离子为师。说道：“先生非凡人也，愿求度世之术。”钟离子遂以手扶起纯阳子，乃诡言谓曰：“度世之术吾非不教子也，奈子骨节未完，志行未足，若欲度世，虽更以数世则可。”遂辞去。

纯阳子再三留之不得，怏怏自失，乃喟然曰：“功名身外物耳，吾何以慕为。”遂弃官而归，不之咸宁，而回永乐。寻一个幽僻所在，结茅屋数椽，名曰：“悟真斋”。左边种几株苍苍的松，右边栽数竿翠翠的竹，扁曰“松竹交阴”。每于风清月白之夜，其松声竹韵，萧萧焉如春潮带雨声，而疏影扶疏，且满地上走龙蛇也。纯阳子于此静养天和，心旷神怡，书一绝句于壁云：

九重天子寰中贵，五等诸侯阃外尊。
争似布衣清兴客，不将名姓属乾坤。

却说纯阳子自别了钟离师，虽居静室之中，靡自不思，靡自不想，每开窗启户之际，望碧云叹曰：“山川间隔，道路阻长，吾师其何在乎？”纯阳子口里念着这个师父，心里想着这个师父，岂知钟离子就在纯阳子的眼前，正要度他上升。但怕他道心未定，于是暗暗的试他七次，是真心学道，还是假心学道。

第一次怎的试他？时值正月初一日，乃履端之辰。怎的叫做履端之辰？一年三百六十日，此日乃是个岁首，故曰履端。你看这一日庆新的，见老者，那一个不说句愿长者福如东海寿比南山？见商贾，那一个不说句东处获财西处遇宝？见读书的，那一个不说句际会风云榜登龙虎？就是见一个娃子，那一个不说句聪明天启早中三元？纯阳子清早起来，刚烧香出门，正是一年的采头，不想见一个乞丐，衣服儿褴褛褛，头发儿蓬蓬松松，身体儿秽秽臭臭，倚门求乞纯阳子施舍。纯阳子与了一餐酒饭，又与了数十文青钱、数斗白米。丐者却云：“我一年叫化的利市，要多与些。”纯阳子只得又添些钱米，那丐者又索之不已。纯阳子道：“你今日有了这多钱米，背负不起，明日再来也罢。”丐者怒云：“今乃元旦之日，正到你家来发个利市，你钱儿不舍几万，米儿不舍几挑，却教我明日来，可恶可恶！”遂抽刃相向，欲将纯阳子杀之。纯阳子再三礼谢，说道：“是我不是，知罪知罪。”复命着家童出酒食相待，丐者乃笑而去焉。此丐

者是甚么人？乃是钟离子命罗候之神扮的。此一次尽见得纯阳子度量宽宏，轻财布施了。

第二次却怎的试他？纯阳子一日收羊山中，那羊子正在啮草之际，忽有一猛虎见了此羊，咆哮而来，牙爪一张，摇地轴撼天关之势；威风一展，崩山巅裂石块之声。那羊子是个见草而悦见豺而战的，一见了此虎，不胜惊惧，遂逃近纯阳子身边。纯阳子乃当虎之前说道：“尔虎称为山君，何无仁心耶？今日必欲伤害此羊，请噬于我。”虎乃俯首而去。这个虎怎的恁般老实？此正是钟离了命着山神所变，二次试纯阳子的。此一试，纯阳子无惧心了。

第三次却怎的试他？钟离子命取个杏花之精，扮作一个女子，径来悟真斋中。纯阳子正静坐观书，忽见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岁，眉如抹翠，鬓似堆鸦。软款款腰肢绝胜章台柳，娇滴滴面貌还同金谷花。袅袅婷婷，更好如西家施赵家燕；标标致致，又好似宋国艳楚国娃。一见了纯阳子，笑容可掬，自言：“归宁母家，至此迷路，足弱倦行，借此少宿一宵。”纯阳子道：“小娘子差矣。男女授受不亲，嫌疑之际不可不避，小娘子请他往。”女子道：“日云暮矣，道且甚长。况此天晚之时，猛虎皆出，其山中邪祟又皆现形。君子不假妾一宿，欲断送小妾乎？”纯阳子无言可答，只得留他一宿。到晚来大明灯亮，效关云长秉烛达旦之意。不想这个女子窈窕万态，调戏百端，夜分逼纯阳子共寝，且曰：“妾与君子有缘，当此月夕花晨，觅取云情雨意，有何不可？”纯阳子道：“尔为女子，不守三从之训，四德之规，夤夜私奔，何败坏风俗若此！”女子道：“卓文君岂不是妇人？”纯阳子道：“鲁男子宁不是丈夫？”你看此一晚呵，那女子千

方百计，只是要这纯阳子交合。那纯阳子三推四阻，只是要那女子休心。不觉的隔窗鸡唱，天色已明，女子无如之奈，只得辞别而去。此一试，纯阳子色心定矣。

钟离子却又四次试他。传命山魑魍魉之鬼，扮作劫贼。纯阳子一日夜寝，只见一伙劫贼约有二十余人，鸣锣呐喊，仗剑持矛，为首的自称楚霸王，为从的称大张飞小张飞，又称邓天王，称巨无霸。人人凶狠，个个威猛。将纯阳子所有的家资，凡金银钱销钞宝器与着丝绵之类，一概掠去。其家人那一个不戚戚然，独有这个纯阳子一毫不以介意，乃将一壶之酒自斟自酌，且曰：“吾的家资纵化为乌有先生，吾的性情且乐此青州从事。”既又歌曰：“白玉温温兮，贾害之媒。黄金累累兮，构祸之胎。富贵之多忧兮，不如贫冥之无怀。人生有酒兮，且衔杯。”纯阳子虽恁般无虑，但家资既罄衣食不敷，只得躬耕自给。一日忽于锄下见黄金数十饼，乃说道：“无劳而获，身之灾也。”遂将锄速掩之，一无所取。你看云房子此一试，这纯阳子利心不动，何等有养。

一日云房子又六次试他。仍令山魑魍魉之鬼，现出奇形怪状，或为青脸獠牙，或为三头六臂。长的长大的大，就似那八大金刚；矮的矮小的小，就似那灶神土地。纷纷扰扰，抛砖的抛砖，弄瓦的弄瓦，舞刀的舞刀，挥刃的挥刃，皆来侮弄着纯阳子。纯阳子此时若没有道心，怎的不惊恐。好一个纯阳子，于那些精怪，奇奇异异，见而若未见；嘈嘈杂杂，闻而若未闻。直到天明，那些精怪方才散去。此一试，纯阳子见怪不怪，道心定矣。

云房子虽六次试着纯阳子，又恐他色心还是易动的。越数夜，又着令灯檠之精调戏于他。纯阳子一夕在灯下观书，

忽见一美妇人立灯下而唱，唱道：“郎行久不归，妾心亦伤苦。低迷罗箔风，泣尽西窗雨。”此精怪意欲以才貌动着纯阳子。纯阳子举眸一觑，见是一个妇人，默然无语。其妇人乃说道：“妾本东方人氏，鬻身彭城郡。今郎观光上国，妾孤眠暗室，故来相伴。”话毕又唱，唱道：“一自别郎音信杳，相思瘦得肌肤小。秋夜迢迢更漏长，剔尽寒灯天未晓。”唱毕即灭却灯亮，促纯阳子同寝。纯阳子道：“吾正人也，小娘子此来念头错矣。”其女子强强扯拽，纯阳子疑其为怪，以手握之，肌肤甚细，久之不动。复燃烛照之，乃一灯檠也。纯阳子乃喟然长叹，说道：“精怪之屡屡现形，吾之道心未定乎？”

鸡之将鸣，云房子又令山魈之精，扮作二三械死鬼囚，血肉淋漓，哭泣号叫，谓纯阳子曰：“汝宿世杀死我等，今急偿我命。”纯阳子道：“杀命偿命宜也，其又奚辞？”遽索取刀绳自尽。时东方欲白，忽闻空中叱声，鬼皆散去。一人抚掌大笑而下，乃云房子也。纯阳子一见，满心欢喜。乃再拜言曰：“自别吾师，思心欲渴。今日重逢，万幸矣。”云房子曰：“尘心难灭，仙才难值。吾之求人甚于子之求吾也。吾七度试子，皆能坚忍，得道必矣。但功行尚未有完，吾今且授子黄白秘方，可以济世利物，使三千功满，八百行圆，吾来度子。”但不知云房子授黄白秘方何如，且听下面分解。

第 三 回

秘授纯阳子丹诀 吕纯阳发大誓愿

却说纯阳子再拜云房子，求取黄白秘诀。云房子曰：“子恋此故乡一块土，故旧相与，未免有系累心，尚能随我之终南山乎？”纯阳子道：“离此故乡一块土，无难为也。”遂将屋宇田地悉表与僮仆，即随着云房子偕行。云房子乃同着纯阳子，不辞艰险，过一岭又过一岭，涉一川又涉一川，经一坞又经一坞，历一源又历一源。芒鞋踏破春郊色，藜杖拖残竹径烟。行到嵯峨一绝顶，恍然小有洞中天。这一所洞天就叫做碧天洞天。则见：

乔松茂盛，嫩竹交珈。碧秀千年之草，红开四季之花。对对瑞鸾飞，毛披锦绣；双双玄鹤舞，头顶丹砂。怪石堆山卧，棱棱层层乱虎；老藤挂树悬，弯弯曲曲的长蛇。洞府别藏着日月，洞门常锁着烟霞。洞中桃餐的千年琼实，洞中茶烹的是二月

龙芽。洞中酒饮的是滴溜溜玉液，洞中饭啖得是香馥馥胡麻。甜甜脆脆笋甘于鲙，团团栾栾枣大如瓜。

正是：

一坞白云闲不卷，半山明月寂无哗。
仙家自是尘氛少，胜地由来景物嘉。

却说云房子既到碧天之洞，却引纯阳子入金楼玉台琼宫贝阁。光景照耀，气候如春，遂相与坐盘陀之石，饮元和之酒，共谈至道。既而教纯阳子炼丹之法，以白汞为母，朱砂为父，黑铅为子，置一座日月炉，用一般文武火，七回九转，炼得个丹药而成。有诗为证。

诗曰：

九鼎烹煎九转砂，区分时节更无差。
精神气血归三要，南北东西共一家。
天地变通飞白雪，阴阳和合产金华。
终期凤诏空中降，跨虎骑龙谒紫霞。

又有诗云：

欲种长生不死根，再营阴魄与阳魂。
先教玄母归离户，后遣空王镇坎门。
虎到甲边风浩浩，龙居唐内水温温。
迷途争与轻轻泄，此理须凭达者论。

云房子炼丹已成，乃与纯阳子说道：“此丹可以点石为金，玉皇之俸禄也，子勿轻视。”纯阳子拜谢说道：“敢不从命。”既而云房子又将素书数卷付之，且说道：“读此可以修心炼形，子秘之。”纯阳子接书礼谢。俄有一青衣童子，头挽双丫髻，云履玉佩，异香氤氲。手持玺纸金书，对云房子道：“群仙已集蓬莱上宫，待先生赴天池之会。”云房子将去，纯阳子送之以诗。

诗曰：

得道来来相见难，又闻东去幸仙坛。
杖头春色一壶酒，顶上云攒五岳冠。
饮海龟儿人不识，烧山符子鬼难看。
先生去后身须老，乞与贫儒换骨丹。

纯阳子此诗，盖虑其师之不返。云房子道：“汝但驻此，吾去不久。”遂往东南上乘紫云冉冉而去。纯阳子怅望久之，遂将云房子所付素书数卷披阅诵玩，独处洞中旬日。云房子一日回，道：“子在是岑寂，得无思故乡乎？”纯阳子道：“既办心学道，岂有家园思也。”云房子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”既又说道：“吾向者教汝烧铅炼汞，外丹尔，今吾以内丹之法授汝。”纯阳子拜问其理，云房子道：“汝知分合阴阳之妙乎？”纯阳子道：“未知。”云房子道：“守阴则只是魄，存阳则只是魂。若能聚其阳魂以合阴魄，使阴阳相会，魂魄同真，是谓真人。”纯阳子道：“魂魄冥冥，至理甚妙，何以全形？”云房子道：“慧发冥冥，泰定神灵。神

既混合，岂不契真。金形玉质，木出精诚。大药既成，身乃飞轻。”纯阳子又问水火龙虎之说。云房子道：“身中有真火，有真水。贤属水也，水中有气，名曰真火。心属火也，火中生液，名曰真水。真水以水生木，肾气足而肝气生。以绝肾之余阴而气过肝时，即为纯阳。藏真一之水，恍惚明真龙。真火以火克金，心液盛而肝液生。以绝心之余阳而液到肺时，即为纯阳。藏正阳之气杳冥，名真虎。气中取水，水中取气，正所谓龙从火里出，虎向水中生。此大丹也。”纯阳子又问道：“如此修行，有魔难否？”云房子道：“子知十魔九难乎？九难者，衣食逼迫，一难也。恩爱牵缠，二难也。利名萦绊，三难也。灾患横生，四难也。盲师约束，五难也。议论差别，六难也。志意懈怠，七难也。岁月蹉跎，八难也。时世乱离，九难也。十魔者，一六贼魔，二富贵魔，三六情魔，四恩爱魔，五患难魔，六神佛为害，是圣贤魔，七刀兵魔，八女乐魔，九女色魔，十货利魔。此十魔九难，修行者有一于此，未见其道之成也。”纯阳子拜谢，说道：“深承尊教，某今胸次豁如矣。”云房子道：“子精心而修，毋摇尔精，毋劳尔形，使内神出现，外神来朝，功圆行满，膺篆受图，紫霞满目，金光罩体。或见大龙飞，或见玄鹤舞，彩云缭绕，瑞气纷纭。出凡入圣，出死入生。此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日也。”纯阳子道：岂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。”云房子又恐吕纯阳道心弗固，复以三字诀赠云：

这个道，非常道。性命根，死生窍。说着丑，行着妙。人人憎，个个笑。大关键，不颠倒。莫厌秽，莫计较。得他来，立见效。口对口，窍对窍。

吞入腹，自知道。药苗根，先天兆。气要坚，神莫耗。若不行，空老耄。认得真，老还少。不知音，休指教。静里全，明中报。乘风鸾，听天诏。

云房子既传以上真玄诀，俄有扣户者，乃清溪道人郑思远与太华施真人由东南而来，云房子开户延之，相揖共坐。纯阳子亦稽首拜之。施真人乃对云房子问道：“此何人斯？”云房子道：“本朝吕海州之子，名嵒字洞宾。少习儒墨，六十始第。邂逅吾于长安酒肆中，从吾学道，今将有得矣。”郑君道：“形清神旺，目秀精藏。子欲摆脱尘纲，可吟诗一首，吾观其才思何如？”纯阳子立献其诗云：

万劫十生到此生，此生身始觉飞轻。
抛家别国云山外，炼魄全魂日月精。
比见至人论九鼎，欲求大药访三清。
如今获遇真仙面，紫府仙扉得姓名。

郑施二仙深叹其才清句丽。时春禽囀嚶，岭云淡荡，施真人道：“子再写洞口景致何如？”纯阳子又题云：

春气塞空花露滴，朝阳拍海岳云归。
仙禽自识韵华好，闲立花稍傍户啼。

郑施二仙乃贺于云房子，说道：“公得妙徒矣。”既而二仙邀云房子同去朝元。云房子对纯阳子道：“吾朝元有期，至玉京当奏子功德，升入仙阶，子恐不久归此洞也。”

纯阳子再拜谢曰：“崑之志异于先生，必须度尽众方上升未晚也。”云房子见纯阳子发此大愿，此心怅然，乃复赠一诗云：

知君幸有英云骨，所以教君心恍惚。
含元殿上水晶宫，分明指出神仙窟。
执手相别意如何，今日与君重作歌。
说尽千般玄妙理，未必君心信也麽。
君今已作升仙客，立誓约言亲洒血。
须知此道重如山，叮咛未可逢人说。

钟吕授受已毕，施郑二仙乃督促云房子以行。于是三仙人各乘彩鸾从碧空中冉冉而去。

第 四 回

洞宾得遁天剑法 飞仙剑斩蛟杀虎

却说纯阳子以钟离师既去，拜而送之，且伫立以望，叹曰：“师去也，几时归？无可奈何丹凤下，似难留住白云飞。”怅望日轮西时，有火龙真人道装素服，头戴着逍遥巾，足穿着云履鞋，腰系着碧丝绦，身佩着两口宝剑，乘一朵祥云，自庐山翠微洞而来。见纯阳子问道：“适乘彩鸾而去者谁？”纯阳子道：“吾师钟离也。”火龙真人道：“君为云房之徒乎？”纯阳子道：“然。”火龙真人道：“君丰标俊逸，态度闲雅，云房得人矣。”既又问同升者二人：“彼何人也？”纯阳子道：“一乃郑神仙，一乃施真人，今邀吾师同去朝元。”火龙真人道：“云房既去朝元，何不携子同往？”纯阳子道：“小子与师有誓，必欲度尽世人方始上升。”火龙真人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但恐世态纷拿，人心莫测。吾闻之孟郊诗云：‘古人形似兽，皆有大圣德。今人表似人，兽心安可测。虽笑未必和，虽哭未必戚。面结口头

交，肚里生荆棘。’以此论之，人间只是无波处，一日风波十二时。君度之难也。”纯阳子道：“吾尽吾心耳。”既而问：“先生住居何处？”火龙真人道：“吾住居庐山之境翠微洞中，今遨游山川以至此耳。”纯阳子道：“先生携此二剑何为？”火龙真人道：“此剑用昆仑山所产之铜，女娲炼石之炭，老君却魔之扇，祝融烧天之火，锻炼而成。禀阴阳之纯粹，凜雪霜之寒芒。一断烦恼，二断色欲，三断贪嗔，此非是凡间之剑。”听我道来：

烘炉锻炼神冰铁，磨琢青锋光皎洁。天罡躬自动铃锤，荧熒亲身添炭屑。棱棱神将按天条，隐隐星辰依斗列。名重干将与镆铢，利过纯豪于巨阙。天曹将吏魂魄惊，地府精邪心胆怯。下海掀翻龙住窝，上山砍碎虎狼穴。断除烦恼及贪嗔，色欲从来俱断绝。

纯阳子闻得其剑一断烦恼二断色欲三断贪嗔，心窃欲之，但未可发言。火龙真人知得他爱惜此剑，即问道：“子欲吾剑乎？”纯阳子道：“不敢请耳，固所愿也。”火龙真人道：“俗语道得好：‘红粉赠与佳人，宝剑付之烈士。’君既欲吾此剑，即当赠之。”遂解取二剑付与纯阳子。纯阳子即拜谢，说道：“先生惠我者厚矣。”火龙真人道：“此二剑一属雄，一属雌，君以此自卫则可，以此斩邪则可，若以此杀人，则不可也。”纯阳子道：“敢不奉教。”于是火龙真人辞别纯阳子，驾一朵彩云而去。洞宾既得火龙真人之剑，遂携了二剑游遨寰宇。一日，至地名吕梁洪，只见那一派水呵：

洪流浩浩，大势汪汪。流浩浩漫天溢地，势汪汪搅海翻江。弥弥漫漫可比着龙门积石，渺渺荡荡即如那巫峡瞿塘。奔奔腾腾谩说道鄱阳湖之彭蠡，澎澎湃湃又岂止扬子江之马当。凭他天堑，只是这般凶险；纵是海门，不过如此汪洋。我道万山而莫之塞，谁言一苇而可以航。更有锦帆而未能飞渡，从多桂棹而岂可泳扬。妙计若韩侯囊沙而奚堪壅蔽，雄才如汉武罄竹而何可提防。泻猛浪而花飞，山颠势溃；激洪波而鲸吼，霹雳来扬。

正是：

黄河之水从天下，万顷茫茫似沸汤。
内中更有妖魔在，说起令人心胆寒。

却说吕梁洪有这般大水，水中就有一样大蛟，鼓浪成雷，喷沫为雨，一年四季不知吞噬人几多性命。一日纯阳子游至其处，只见一妇人淡妆素服，手中提一壶之酒，沿河恸哭，悲悲切切，真个是“眼若悬河决，泪若河水流，河水须有竭，泪痕常在眸。”纯阳子一见，心中惻然。因问道：“小娘子为甚的痛哭？”那妇人一见了纯阳子，乃拭干眼泪说道：“妾夫姓张，临此河居住。此处有一大蛟，专一啖人性命。吾夫死于此，吾二子死于此，一家三命尽葬于蛟精之腹。今当清明之节，携酒一卮，临流奠祭一会，因此悲哭。”纯阳子道：“昔义兴有蛟，周处斩之。沔水有蛟，邓

遐截之。今蛟在吕梁水中，曾无一人勇士而挥剑毙之乎？”纯阳子虽是这等说，岂知那蛟精却不是义兴桥下之蛟可以斩得的，又不是沔阳水中之蛟可以截得的。神通广大，变化无穷。一闻得纯阳子此言，遂跃出三层之浪，则见：

爪牙厉厉，鳞甲纷纷。鼓浪而轰雷震地，喷沫而猛雨倾盆。扬鳍而神愁鬼哭，呵气而地惨天昏。狡过洪都之孽龙，谁敢举许旌阳之剑？毒如潮州之巨鳄，孰能驱韩昌黎之文？力大几万钧，端可以搅翻沧海；身长数百丈，又可以绕遍昆仑。见者皆寒心破胆，闻者尽慑魄销魂。

正是：

万顷波涛泻海门，鳞虫数此独为尊。
鲸鲵未敢呼兄弟，熬蜃甘心作子孙。

却说纯阳子见了此蛟，尚未曾拔剑飞去，那蛟精先喷了一口妖气，腥不可闻，将那恸哭的妇人并居民在旁看者尽皆冲倒。纯阳子且救了此一千人，各人回避去讫，乃拔出鞘中一雄剑，将欲飞去。那蛟只说纯阳子是个好惹的，遂腾在半空之中，张口一喷，遂呵出大雾，浓如墨黑如漆。又张口呈喷，遂嘘出大雹，大如斗寒如冰。乃张牙露爪，正欲抓将下来。岂知撞坏个对头，被纯阳子一剑飞去，斩成两段。吕梁之水腥血通红，那剑复飞入鞘中。后观者看见此蛟长有数百余丈，谁不惊骇。大家相聚说道：“此斩蛟者必是神仙。”

齐来观看。纯阳子乃隐身而去。此不在话下。

却说纯阳子一日游至永宁城，正值申牌时分，斜日随只鸟欲坠，落霞带孤鹜齐飞，天将晚矣。只见城里城外百姓家家掩门闭户，人人断绝行踪。纯阳子尚不知其缘故，乃自东门行过西门，只闻得居民躲在门内大呼说道：“那道人快躲避快躲避，此处有一个白额猛虎，傍晚入城中食人。今天色已晚，那虎少刻就来。仔细仔细！”纯阳子闻得此事，不以为意，说道：“此不打紧，等那猛虎来时，我又作区处。”言未毕，只见那个白额虎棱牙厉爪扑进城来，好凶狠哩！则见：

锋棱棱爪牙张利势，精炯炯眼目放豪光。雄纠纠吼声振山岳，威凛凛杀气逼穹苍。奔腾腾人称角而翼，猛烈烈今作兽中王。勇哮哮冯妇不可搏，烈轰轰仙子未曾降。

那虎正奔入城中，将欲择人而食，四下并无个人踪。望见了纯阳子，只说是好惹的，就张开牙爪有吞噬之意。好个纯阳子，不慌不忙，遂就鞘中拔出一雌剑，往前挥去。那剑呵，活喇喇就把白额虎当头一劈，分为两半，那剑复飞入鞘中。城里城外百姓看见那虎被斩，遂家家户户开了门户，争看那个虎儿。一见了纯阳子，皆道：“此道人非凡夫也。”皆罗拜于地。纯阳子道：“吾吕纯阳也，斩此虎救尔生灵。”遂遁身而去。只见永宁百姓，见了的，则说一个好神仙；不曾见的，则说我无缘，不曾看得一看。嘈嘈杂杂，此也不在话下。

却说纯阳子又驾了一朵祥云，迳到衡山真寂观，以为雌雄二剑一斩长蛟一斩白虎，恐锋芒俱钝，遂临吻淬之。有一道士侯用晦问道：“先生此剑何所用？”纯阳子道：“世上一切不平事，以此去之。”侯见纯阳子丰姿绝俗，心窃异之，乃以酒果如饮。既而问道：“先生道貌清高，恐非风尘中人。”纯阳子道：“且剧饮，无相穷诘。”既辞，却以箸头书剑诗一首于壁。

诗曰：

欲整锋芒敢惮劳，凌晨开匣玉龙号。
手中气概冰三尺，石上精神蛇一条。
奸血默随流水尽，凶豪今逐渍痕销。
削平浮世不平事，与尔相将上九霄。

题毕，初见若无字，而墨迹灿然透出壁后。侯大惊再拜，因问剑法。纯阳子道：“有道剑有法剑，道剑则出入无形，法剑则以术治之者，此俗眼所共见，第能除妖去祟耳。”侯曰：“此真仙之言也，愿闻姓氏。”纯阳子道：“吾吕公也。”言讫，因掷剑于空中，随之而去。

第 五 回

吕纯阳宿白牡丹 纯阳飞剑斩黄龙

却说纯阳子一日来至金陵地方，驾着云蹑着雾，自由自在，迤邐而行。正行之际，猛听得一派歌声，宛转清亮，遂拨开云头往下瞧着，只见百花巷里一所花园，花园之内一个闺女领着几个丫鬟行歌互答。原来这个闺女看见花园之内，百草排芽，是花开放，绿的是柳，红的是桃，紫的是杏，白的是李，烂烂熳熳的是芍药，芳芳菲菲的是海棠，艳艳冶冶的是山茶，妖妖娆娆的是牡丹，春色撩人，不觉的唱个旧词儿。说道：“二九佳人进花园，手扯花枝泪涟涟。花开花谢年年有，人老何曾再少年。”又说道：“去年今日此园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只愁容易老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闺女歌罢，内中就有个知趣的丫头即接着唱道：“可叹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寸金使尽金还在，过去光阴那里寻。”天下事，有个知趣的，就有个不知趣的，那不知趣的就唱道：“十三十四正当时，只我十八十九婚姻迟。二十

三十容貌退，衾寒枕冷那得知。”纯阳子听得这些歌儿，说道：“小鬼头春心动也。”此时纯阳子初做神仙，心中还拿不定些，就按下云头，落在花园之内。

纯阳子本是标致，再加变上了一变，越加齐整，真个是潘安之貌，子建之才，纵是个铁石人也意惹情牵了。你看他，头戴的紫薇折角巾，身穿着佛头青绉纱直裰，脚穿的白綾暑袜，并三箱的绿缎履儿，竟迎着那闺女求见。那个女孩儿家，脸儿薄薄的，羞的赤脸通红，扭转个身子儿，移着金莲步便走。好个纯阳子，有偷花的手段，有窃玉的风流。装着几步的俏步儿，赶上前去陪一个小心。叫声：“小娘子，小生唱一个偈儿。”那闺女没奈何，也自回了一拜。纯阳子遂问道：“小娘子玩春乎？”那闺女带着恼头儿说道：“君子，你既读孔圣之书，岂不达周公之礼，怎么无故擅入人家？”纯阳子故意的陪个小心，说道：“在下不足，忝是黉门中一个秀才。适才有几位放荡窗友，拉我们到勾栏之中去耍子。是我怕宗师访出来饮酒宿娼，有亏行止，不便前程，因此上回避我那些窗友，不觉的擅入花园。唐突之罪，望乞容恕。”那闺女说道：“既是如此”，叫丫头过来，“你送着这位相公到书房中回避一会罢。”那女孩儿遂抽身先回。那晓得这些丫鬟听着这秀才唆拨，倒不领他到书房里去，反又领他到卧房儿里面来。这个女孩儿恰进了卧房，一见着这个秀才，心下就十分不悦。纯阳子从容说道：“小生一介儒流，幸接丰采，此三生有幸。今日小娘子若容侍立妆台，小生当心以报。”闺女道：“君子差矣。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也。今日若教苟合，倘后日事露，玷辱家谱，我母亲以我为何如人？”那些丫鬟们皆是帮衬的，乃说道：“青春易老，

贵客难逢。今日秀才既来于此，老夫人又不在家，何不握雨携云，岂可辜负此佳遇。”这女孩儿家一则是早年丧了父亲，母亲娇养了些，二则是这几日母亲往王姨娘家嬉耍去了，三则是禁不得那个秀才的温存，四则是吃亏了这些丫头们撺掇，就输了个口，说道：“妾乃千金之体，君子苦苦恋我，勿使我有白头吟可矣。”纯阳子道：“小娘子今肯见怜，小生敢不以心报。”那闺女又说道：“妾乃半吐海棠，初发芙蓉，娇姿未惯风和雨，吩咐东君好护持。”纯阳子道：“小生自有软软款款的手段，从从容容的家数。”

于是那几个知趣的丫头，就把门儿关上，各自散去。正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。纯阳子就与那个闺女携云握雨，倚翠偎红，睡了一晚。此正是：

被翻红浪鸳鸯戏，花吐清香蛱蝶寻。
女貌郎才真可羨，春宵一刻抵千金。

自后日去夜来，暗来明去，颇觉的稔厚了。

却说那闺女的母亲自王姨娘家里归来，那晓得这一段的情。故只见女儿家容貌日日觉的消瘦，朱唇儿渐渐淡，粉脸渐渐黄。为母的看见，心下不忍。只见明日是个七月初一日，母亲说道：“女儿，你今夜早些安歇罢，明日是个初一日，我和你到南门上各庙里去进一炷香。进了香时节，我和你到长干寺里去听一会和尚们讲经说法，散一散闷儿来。”

果然是到了明日，两乘轿子出了南门，进了各庙里，拈香已毕，遂投长干寺而去。只见长干寺里，正在擂鼓撞钟，法师升座说经，四众人等听讲。彼时，这法师说经说得妙上

之妙，玄中之玄，天花乱坠，地拥金莲，那个人儿不快活？歇一会儿，香尽经完，法师下座，看见了这个女子容貌消瘦，问道：“这一位女施主贵姓，是那家的？”只见那母亲向前下拜，说道：“弟子姓白，这是弟子的小女，小名叫做白牡丹。”法师道：“他面上却有邪气。”白氏母道：“邪气敢害人么？”法师道：“这条命多则一个月，少则半个月。”白氏母道：“望法师爷爷见怜，和我救他一救。”法师道：“你回去问她夜晚间可有些甚么形迹，你再来回我的话，我却好下手救他。”

白氏母回转家门，把个女孩儿细盘了一遍。此时女儿要命，也只得把个前缘后故细说了一遍。白氏母道：“这分明是妖邪了。”

明日再到长干寺，见了法师，把女儿的前项事情也自对法师细细的说了。法师道：“善菩萨，你来，我教你一段工夫。”如此如此。白氏母领了法师的言语，归来对着女孩儿道：“那法师教你救命的工夫，要如此如此，你可记着！”这女儿紧记在心。

果然是二更时分，那秀才仍旧的来与着白氏交媾，用着九浅十深之法，款款的消耍。这女儿依着母亲的教法，如此如此，把那纯阳子激得暴跳起来。原来吕纯阳人人说他酒色财气俱全，其实的全无此事。这场事分明不是贪花，只是采阴补阳之术，岂晓得这个法师打破了他的机关，教那女子到交合之时谨溜头处，用手指头在腰肋之下点他一点，用牙跟儿咬住他的口唇，吸了两吸，到把他的丹田至宝卸到阴户之中，这岂不是非徒无益，而又害之？故此纯阳子激得个暴跳起来，就拔出鞘中雄剑，来斩这个白氏之女。这女儿却慌

了，连忙双膝儿跪着，叫道：“君子饶命！饶命！这却非干我事，是长干寺里一个法师叫我这等这等。”那纯阳子听得此语，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就挥剑到长干寺去斩取那个法师。

原来那个法师，又不是等闲的，是个黄龙禅师，极大智慧，极大法力。纯阳子将那口宝剑飞起迳奔禅师身上，那禅师喝道：“孽畜，不得无礼！”用手一指，那剑遂插在左边地上。纯阳子看见那口雄剑不回来，急忙又丢起个雌剑，迳奔长干寺中。黄龙又用手一指，那雌剑又插在右边地上。

纯阳子看见两口宝剑不来，却自慌了，驾云就走。黄龙将手一指，把个纯阳子一个筋斗，就相似那鹞子翻身翻将下来。纯阳子只得转身望黄龙便拜，说道：“小仙本是钟离云房徒弟，适间不揣，飞二剑戏侮，望慈悲见恕。”黄龙道：“我也肯慈悲你，你却不肯慈悲别人。”纯阳子道：“今后晓得慈悲了。”黄龙道：“你身上穿的甚么？”纯阳子道：“是件纳头。”黄龙道：“可知是件纳头！你既穿了纳头，行如闺女，坐像病夫，眼不观淫色，耳不听淫声，才叫做个纳头，焉得这等贪爱色欲？”纯阳子道：“这个是我道心未定，从今以后改过前非，万望老师还我两口宝剑罢。”黄龙道：“我闻得火龙真人以雌雄二剑付汝，一断色欲，二断贪嗔，三断烦恼，且嘱咐你除妖则可，杀人则不可。我乃释氏正脉，汝且欲挥剑斩我，若还你剑来，你岂不伤害别人？”纯阳子道：“某今知罪，再不敢伤人了。”黄龙道：“这两口剑，留一口雄的在我山门上与我护法，雌的还你罢。”

纯阳子领了黄龙之言，走向前去，拔出雌剑，拿在手中。黄龙道：“剑便还你，还不是这等佩法。”纯阳子道：

“又怎么个佩法？”黄龙道：“你当日行凶，剑插于腰股之间，分为左右，今日这口剑却要你佩在背脊之上。要斩他人，拔出鞘来，先从你项下经过，斩妖诛邪，听你所用；如要伤人，先伤你自己。”纯阳子道：“谨如命。”故此叫做个洞宾背剑。

纯阳子得了这口剑，又说道：“弟子没有丹田之宝，不能飞升，望老师再指教一番。”黄龙道：“我教你：到龙江关叫船，一百二十里水路，迳到仪真县；仪真县七十里水路，迳到扬州府；扬州府叫船，一百二十里水路，迳到高邮州。到了高邮，不要去了，你就在那个地方寻个处所，养阳九年，功成行满，方可以游蓬莱，朝玉京也。”

言未毕，只见白氏母领了女儿白牡丹，来至寺中拜谢这个法师。彼时，白牡丹夺了仙人的至宝，就如那焦土转润，枯槁回春，一点红润润的樱桃唇，一团白盈盈的梨花面，越加俊俏，越加精神。纯阳子见了，十分大怒，说道：“我未曾采你的阴精，你先夺去我阳宝。好了你，亏了我！”黄龙劝解说道：“你两人交股而睡，贴胸而寝，可把那是非尽付东流水，莫将恩爱反为仇。”白氏母遂领着其女，辞别黄龙回归，不在话下。

纯阳子既得了一口雌剑，又得了阳去所，亦自拜谢黄龙而去。一路买船去到高邮地方，左顾右盼，寻得一个去所。则见：

水光湛湛，山顶峨峨。山峨峨犹如卓笔列笋，水湛湛绝似绕带拖罗。黛色参天，见无数乔松茂密；清标带露，看许多老桧婆娑。地颇似蓬莱，未

有尘嚣纷沓至；路不邻市井，却无车马往来过。此可建扬子之宅，此可以住安乐之窝；此可以构诸葛之庐，此可以成考槃之阿。

正是：

地静俗人少，林幽绿荫多。

山禽时对话，乐意自相和。

纯阳子遂从此处构了一所茅庵，打扫的干干净净，坐一个蒲团，安一副关屏，烧一炷柏子香，日复日，月复月，息精息气，息神息思。早上金鸡啼罢之时，红灿灿日光正上，就对着那一轮日头，吸着些日精。晚来金乌欲坠，宿鸟投林，只见那一轮明月，团团离海角，渐渐出云衢，就对着那一轮皓月，吞着些月蝉。又到四更之际，夜气清明，露华融液，那是清冽寒凉之气，叫做沆瀣之气，就餐那沆瀣之气。纯阳子如此做工夫，并无间断。常作有《渔父词》四首：

其一云：

卯酉门中作用时，赤龙时口玉清池。云薄薄，雨微微，看取娇容露雪肌。

其二云：

子午常餐日月精，玄关门户启还扃。长如此，过平生，且把阴阳仔细烹。

其三云：

会合都从戊己家，金铅水汞莫须夸。只如此，
结丹砂，反覆阴阳色转华。

其四云：

闭目寻真真自归，玄珠一颗出辉辉。终日玩，
莫抛离，免使阎王遣使追。

纯阳子精心修养，日新月盛。紫芝草荣枯了数番，也不问年新年旧；碧桃花开谢了几度，竟未知春去春来。不觉的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奄忽之间就是九年了。纯阳子养阳九年，才得个丹田至宝如前完固，如前充溢。怎么阳去了要养？养阳必要九年？盖阳气轻清，阴气重浊，仙子完了那阳精，自然能飞升，所以阳去了就要养转。养阳又必要九年者，盖九乃阳数。纯阳子先年与白牡丹交合，被他夺去了那些至宝，毕竟要养着九年，才返本还原得，若只是养八年，也不济事。此正是一旦泄之有余，千日修之不足。

纯阳子此时既复了本原，仙骨充盛，即能飞升，就离了高邮地方。高邮地方至今有个洞宾养阳观古迹。此却不题，且看他遨游世界，度化众生何如，下面分解。

第 六 回

纯阳子卖梳货墨 纯阳踏石并化钱

纯阳子一日游武昌，扮一客商，鬻敝木梳子，索价三千钱。自西门卖过东门，人皆道此梳子一文钱不值。又自南门卖过北门，人皆道此梳子半分银不值。往来者三日，并无一人还价。纯阳子乃行至天心桥上，俄有一老嫗行乞，年八十有余，背伛偻，足龙钟，短发如雪，两鬓蓬松，沿街叫化，声不绝口。纯阳子招之进前，问道：“婆子老矣？”嫗曰：“今年八十七岁。”纯阳子道：“汝短发潇潇，白如柳絮，何不梳而理之？”嫗道：“无梳。”纯阳子道：“来，吾为汝理之。”乃以其所卖之梳，亲为理发。岂知这个梳子有些妙处，梳一梳，老嫗的发长少许，又黑少许。再梳一梳，老嫗的发又长少许，又黑少许。只见随梳随长，随长随黑。始焉这个婆子白鬓飞蓬，既焉这个婆子鬓发委地，八九十岁的老妇，亦作十七八岁的娇娥。你说这桩事奇异不奇异？但见天心桥的百姓一传二，二传三，三传四，四传五，传来传去，

正是：

山中仙子施玄术，路上行人口似飞。

须臾之间，就引得城里城外之人蜂屯蚁聚，尽聚在天心桥来，大家争买其梳。一人道：“客官，将梳儿卖与我，我出得一万钱。”一人道：“客官，将梳儿卖与我，我出得五万钱。”又一人道：“客官，他们的价钱都还少了。若梳儿卖与我，我出得十万钱。”又一人道：“客官，他十万钱也是少的。若梳儿卖与我，我出得二十万钱。”纯阳子笑道：“吾货一敝梳，索价三千钱，吾岂无意？而千万人中竟无超卓之见，怎可以语道。吾非别人，乃吕洞宾也！世人竞慕见吾，既见吾，而不能识，虽慕何益？”乃投其梳于天心桥下。只见那梳子在水中滚了一滚，遂变成一个苍龙飞去。纯阳子与其媪亦不复见焉。众皆惊叹而散。

既而纯阳子又游汴州，扮作个货墨之客。半一幅红帛写着十个字的招牌，说道：“清烟称上品，高价重龙宾。”每墨一笏，仅寸余，要五千钱才卖。有一等轻薄之徒，说道：“你这个客人高抬时价，此一笏墨卖五十个钱足矣。”纯阳子但道：“你这个君子，买不买由你，卖不卖由我。我这一笏墨说定要五千钱，就是〔四千〕四百九十九文，也是卖不成的。”时有一人姓王名宠，说道：“墨小而价高，得无意乎？”乃以钱五千求一笏。

既归家中，父亲诟骂，骂道：“成家之子，积粪如积金。败家之子，用金如用粪。这不肖儿子，买一寸之墨，就去钱半万，何如此看得钱轻？”遂持杖打着这个儿子。左邻

右舍再三劝免。

王生被父亲打骂，无如之奈，只得就寝。时至半夜，忽闻扣户之声。王宠启视之，乃卖墨客也。对王生道：“闻得你买了我的墨，令尊十分打骂。我今以钱付还，勿累尔受责。”遂以钱五千还之。王宠道：“做过的交易，岂有返悔之理？”纯阳子道：“这也不打紧。”王宠道：“既如此，待我取原墨奉还。”纯阳子道：“不消得。那一笏墨贻累足下受打，奉送你罢。”却又在袖子里面取墨一笏出来，说道：“此还有一笏相奉足下，凑成两笏。”王宠不敢受，纯阳子再三强之使受。王宠道：“既如此，明日当以物酬谢。”纯阳子遂辞去。

及晓，王宠启墨视之，乃紫磨金二笏，上各有吕字。遍寻客，已不见，乃知其为洞宾也。王宠以原钱五千及墨二笏奉与父亲，将事情细说一过，其父亦不胜快快。

又一日，纯阳子至梓潼。有一娄道明，家甚殷富，善为玄素之术。怎么叫做玄素之术？即采阴补阳的说法。其家常蓄有十三四岁的少女十人。娄老们镇日摩弄，吸那些女子的奶乳，吞那些女子的唾津，采那些女子的阴液。女子若怀有孕，即遣去，复买新者伏侍，常不减十人之数。此虽是画堂没有三千客，绣幕偏饶十二钗。昼夜迭御，无有休息。

那娄老采了那些女子们的阴，补起自己的阳。只见他神清体健，面如桃红，或经月不食。年九十九岁，只如三十许人。自以为成了神仙，每对宾客会饮，辄大言夸诞，说道：“列位老先，学生前日静坐，有一玄女送一壶酒来，叫做亡何酒。那酒清如竹叶，滑若琼酥，真个上好的滋味。那玄女去了，又有一个素女送一枚巨枣，纤嫩嫩的手亲自奉将过

来。只见那枣大如瓜，赤如日，剖而食之，甜如蜜，尽好受用。”那些亲朋闻得有那样好酒，又有这样好果品，喉咙滑溜溜的，不觉口涎上来，就如那曹操行军叫士卒们望着梅林止渴，那一个不吞几口唾津儿？岂知是这个娄老儿夸诞的言语。

这还不打紧，你看又说出个谎来。说道：“列位老先，昨日又有个彭祖、容成辈二位神仙，写有一封书，遗着学生。说道：瑶池之上，八月十五日王母娘娘寿诞，欲邀我同赴瑶池之宴，叫我不要这等踽踽凉凉，要脱洒一分。思想起来，明日若到了瑶池，必须大开雅怀，狂歌剧饮，醉则命段安香铺床，贾陵华盖被，董双成打扇，许飞琼扶我上七宝御床。我则枕着那许飞琼白净净、柔嫩嫩之膝，大睡一觉，快矣！快矣！”众亲朋皆拍掌大笑，说道：“老先好风味！”

时纯阳子游到此处，闻得娄道明行采阴补阳之术，猛省他宿着白牡丹，受了黄龙禅师几多亏。若今娄道明又是这等，他却不忿，又闻得这样人假称神仙，纯阳子一发恼他得紧，乃诡为一个乞丐，上门求讨。道明不识，叫那家僮们打将出去。那家僮们就三三两两，拿了棍子的，拿了石块的，就来打着纯阳子。好个纯阳子，用仙气一吹，那些家僮们尽皆昏晕在地。纯阳子遂以两足顿于石上，即成两个大方窃，深可三寸。众宾朋皆大惊异，娄道明亦惊骇，说道：“此乃异人。”即延至座右，劝之酒食，出侍女，歌的歌，舞的舞，以劝纯阳子之酒。彼时纯阳子放开仙量，一饮五斗，乃口占《望江南》词酬之。

词曰：

瑶池上，瑞雾蔼群仙。素练金童锵凤板，青衣

玉女啸鸾笙，身在大罗天。沉醉处，缥缈玉京山。

唱彻步虚清宴罢，不知今夕是何年，海水度桑田。

侍女进蜀笺请书，纯阳子自纸尾倒书彻首，字足不遗空隙。娄道明大惊喜，方欲请问妙道，纯阳子道：“吾已口口相传矣。”道明复请益，纯阳子又道：“吾已口口相传矣。”俄登大门之外柏树上不见。众宾朋皆骇然大惊，以为神仙至也。

后数日，娄道明忽不快，吐膏液如银者数斗而卒。口口相传之说，与夫石上两方窍皆吕字，众方悟是吕洞宾也。

一日，纯阳子又向长沙府诡为一个回道人，头戴着一幅巾，身披着百衲衣，脚下穿一双麻履，持一小瓦罐乞钱。其罐大约可容钱一升，道人得钱无算，而罐常不满。一日坐于十字街头，大声言曰：“吾仙人也，有能以钱满吾罐者，吾即授之以道。”只见那些居民闻得个“神仙”二字，那个不希慕？时有个姓张的就拿了一千文钱来投着罐子，这一只手解索，那一只手丢钱，钱已丢尽，罐子儿那里满得些儿。又有个姓李的，拿有二千文钱来投那罐子，也一手解索，一手投钱。投了一串又投一串，二千文铜钱一时投尽，罐子儿又那里满得些儿。时有个姓吴的，叫一个小厮背有四千钱来此。时观者渐多，人来渐广，把那个回道人围得周周匝匝，那里有个进路。姓吴的带着一个家僮左一挤，右一挤，挤散众人，说道：“开开，待我来投钱。”众人只得放着姓吴的进去。姓吴的叫家僮们拿过钱来，丢满那个罐子。时旁观的见了姓吴的有这多钱，皆道：“此一回罐子可以满得。”岂知投一串雪入红炉浑不见，投两串盐落水中浑不见，投三串毛入火坑浑不见，投四串石落江心浑不见。姓吴的说道：

“我四千铜钱，怎的又投这罐子不满？”时有个姓何的，拿起这罐子左看一看，右瞧一瞧，说道：“这个东西又没个屁窟。终不然，相似个人口里吃饭，屁窟里窝出去了。”既而又看一看，只见钱儿将满，乃曰：“差不多了。”遂从兜肚子里面取五百文钱来，说道：“你众人丢了一千、二千、三千、四千，不得此罐子满，我只五百钱，塞得他满满的。”于是连丢连丢，连掷连掷，五百钱勾甚么丢勾甚么掷？但见钱已罄尽，罐子不曾满得些儿。这一干丢钱的人，好似甚的？就相似个精卫鸟儿衔西山木石，填那东洋大海，那里填得分寸。

彼时有一僧，系东平人，来此观看，说道：“异哉！异哉！只一个小小罐儿，投了许多钱，怎的填他不满，且待我来填之。”于是驱一大车，载钱十万，戏谓回道人曰：“汝罐能容此车否？”道人笑道：“试容之。”及推车入罐，戛戛然有声，俄不见，僧大惊曰：“此神仙耶？幻术耶？抑掩眼法耶？”道人乃口占五言诗一首，云：“非神亦非仙，非术亦非幻。天地有终穷，桑田几迁变。身固非我有，财亦何足恋。曷不从吾游，骑鲸游汗漫。”道人此诗更欲那僧再弃其财，方与上升。僧不省悟，乃说道：“道人所为，只是些掩眼法儿，你急急还我钱去。不然，我拿你至官司问罪。”道人道：“汝吝此钱耶？我偿汝就是。”于是取了片纸，投入罐中，祝曰：“速推车出。”良久不出，乃曰：“此非我自取不可。”因跳入罐中，再也不见出来。僧见他不出，心中一发惊慌，乃呼曰：“回道人。”只听得里面应道：“喂！叫我怎的？”僧又呼一声：“回道人。”又只听得里面应道：“喂！叫我怎的？”僧此时恼的心中出火，鼻内生烟，就拿过一个

大石头用力一击，勃笼一声，把那个罐儿击得粉碎，那里见一文钱儿？又那里见道人一个影儿？只有一片白纸，题有一诗，句云：“寻真要识真，见真浑未悟。一笑再相逢，驱车东平路。”

僧看诗毕，顿足哭曰：“被这个光棍道人使掩眼法子，赚去我十万钱矣。”内有姓张的亦道：“我没时运也，去了一千。”姓李的亦道：“我没造化也，去了二千。”姓吴的亦道：“悔气，悔气。我比你两个去得多些，少可的是四千。”姓何的亦道：“你诸公的钱，还不打紧，我卖豆腐卖得五百钱，也被他骗去。”遂哭将起来，说道：“今晚回去，怎么禁得老婆打？”众人见这个人放声大哭，乃说道：“没志气，没志气，你这等怕老婆，那个叫你丢。”言未毕，只见半空之中其钱纷纷飞下，张钱还张，李钱还李，吴钱还吴，何钱还何，众方悟回道入者，以回字抽出小口，乃吕字，此是吕神仙也。

僧闻得此语，愈加怅然，举头看空中数次，钱又不见飞下。至次日，只得归于东平。

僧自思：“钱又去了，神仙又不曾做得。”越思越恼，乃就途中自言自语，说道：“费了一车钱，不得做神仙。铜钱铜钱，神仙神仙，两下无缘，我的天天。”僧正在歌咏之际，忽遇见回道入，说道：“吾俟君久矣。”僧一见了这个道人，即连忙跪下，叫声：“吕师父，度一度弟子罢。”道人道：“吾始谓汝们可教，不想你凭般惜财，那里还度得你？今以车还汝，十万钱皆在。”言讫，遂隐而不见。僧看车中，十万之钱果皆在，乃驱车而归，悔恨不及。

第 七 回

纯阳游大庾谒斋 纯阳召将收狐精

却说洪都地方，一地名叫做横浦大庾岭。有一富家子，姓金名煜，素好交接云水之士，建一大庵，云水土往来辄于庵中居住。或住三五日去的，或住半月日去的，或住一月去的，只见那一所庵中，座上客常满，厨中斋不空。

一日，金煜就着庵中建一个黄箓大斋。你看那个斋坛齐整不齐整？则见：

庄严道座，品列仙阶，聚道众羽衣炫耀，迎仙真鹤驾徘徊。点大明灯，光光朗朗，浑讶是空中列斗；奏大法鼓，丁丁东东，却疑是天上鸣雷。凤笙儿咿咿哑哑的细品，龙笛儿嘹嘹亮亮的横吹。薰沉香檀香，翠腾腾烟光凝紫府；结宝幡宝盖，红灿灿霞采映瑶台。酒酌的是洁净净银瓮里松花正熟，花献的是芳芳馥馥玉池中菡萏初开。黍稷惟馨，从

东筵西筵列定；苹蘩最洁，自南涧北涧采来。对香风展兹经卷，挹清流濯彼金盃。此既有诚心上格，彼岂无仙子下来。

纯阳子蹑着一朵祥云，忽闻得香烟扑鼻，乐声嘹亮，展开仙眼一看，只见一所庵中，姓金名煜者在那里修建黄箓大斋。纯阳子心中暗想道：“此人大修这样大斋，不知是真心好善心的？假心好善的，须试他一试。”于是按落云头，在那庵外远远处伺候。直等他散了斋的时节，欲扮作个褴褛道人，特来这个庵求讨些斋供。

时大斋方罢，金煜见这个道人破衲头、破揪巾、破草鞋，身上又十分臭秽。他虽是个好施舍的，到此却又不施舍，也不吩咐那家僮把些甚么斋供，把些甚么酒饭管陪着他。那家僮们见主人没有吩咐，那里肯怜惜于他？且骂着：“这个道人，你既要化斋，前日怎的不来？昨日怎的不来？今日斋罢了才来，落了你的魂！”道人说道：“我虽然来迟，你筵有剩斋，厨有剩饭，管我一餐去也好。”那家僮道：“没有！没有！你快去，莫等我打你！”道人不去，那些家僮们遂拿一个老大的拳头打将过来。道人乃题一《减字木兰花》词于石壁。云：

暂游大庾，白鹤飞来共谁语。岭畔人家，曾见寒梅几度花。

春来春去，人在落花流水处。花满前溪，藏有神仙不知。

又题一绝句诗，云：

摆脱烟霞谒大斋，大斋已罢却空回。
殷勤说语金居士，枯木岩前花不开。

道人题毕，末后书云：“无心昌老来。”五字书罢，竟入云堂，良久不出。遍寻览之，已无踪迹。徐视其字，毫光灿烂，深透于石壁之后。始知昌字无心，乃吕公也。金煜顿足言曰：“吾饭僧一十二年，并无应验。今有一神仙至，而不能待他一箸饭、一杯茶，设甚么斋？修甚么供？他说道：“‘枯木岩前花不开。’尽说我没有善根。”遂愤惋而卒。

纯阳子离了大庾，又蹑着云，乘着雾，来到青城山。只见这一座山，离为天之一柱，秀作海之三峰，山下就有个丈人观。其丈人观中有一羽士，姓黄名若谷，风骨清峻，戒行严紧。或有施主们叫他治疾，又或有施主们叫他驱邪，他只用“天心符”、“水飞符”召将，极有效验。若谷得人钱帛，即散施贫乏。纯阳子知得这个道士的德行，乃按落云头，诡为一法师访之。若谷亦见了这个法师丰姿迥别，骨骼超群，就十分敬重着他，留宿月余。

一日，纯阳子问取若谷，说道：“汝驱邪治病，飞符召将，可曾见得这之真形么？”若谷道：“这怎么见得？但只是法用先天一气，将用自己原神尔。”法师道：“我若用法时节，运掌成雷，瞬目成电，喷沫成雨，呵气成云。凡天之将、地之兵，若有宣召，皆现取真形出来。”若谷摇一摇头，伸一伸舌，说道：“此样事除非张天师、萨真人才做得。”法师道：“这却不难。”若谷道：“此青城山北乡，地

名秀墩，一姓陈的人家，有一个男子被狐狸精染了，明日正欲请我去驱治。既如此，先生可代我治之。”法师道：“如此却好。”

明日，若谷同着这位法师迳到病男子家里，建一所法坛。若谷请法师上坛，飞着灵符，召着神将，斩着妖邪，救那男子一命。好一个法师，遂升了高坛之上，捏着个三台的诀，步着个七星的罡，敲着五雷的令牌，焚符一道。只见毫光灿烂，如龙又不是龙，如凤又不是凤，隐隐约约，直上天宫而去。法师又口宣谕语，说道：“雷霆号令，疾如星火，以今关召天将，速至坛前，伏听法旨。”只见须臾之间，电掣雷奔，一阵好大的风呵：

无形无影透人怀，四序能令万物开。

就树撮将黄叶落，入山推出白云来。

风过处，刮将一位神道，立在坛左侧。见他戴的是汗巾，穿的是绿袍，系的是玉带；丹凤之眼，卧蚕之眉，手提着光闪闪一口青龙偃月的刀。法师问道：“是何神将？”那神说道：“某非别，是玉泉山显圣的关将便是。”法师道：“站立坛前，有事指挥。”只见一阵风过，又一阵好大风呵：

有声无影遍天涯，庭院朱帘日自斜。

夜月江城传戍鼓，夕阳关塞递胡笳。

风过处，又刮将一位神道，立在坛右侧。见他戴的是兜鍪，穿的是紫袍，系的是金带；黑漆之脸，豹环之眼，手拿

着锋棱棱一条水磨的钢鞭。法师问道：“是何神将？”那神说道：“某非别，是上清龙虎山正一赵玄坛便是。”法师道：“站立坛前，有事指挥。”这法师召这两位天将到不打紧，若谷在旁边观看，见了一个红面，红的似胭脂；一个黑面，黑的似煤炭，他两个威风纠纠，杀气棱棱，长又长似天王，大又大似金刚，就惊得战兢的。

好一个法师，就去吩咐着关、赵二天将，说道：“此处有个狐精为灾作害，你两位可搜山逻岭，捉将过来。”只见那两位天将应声而去。须臾之间，就把个九尾狐精活喇喇擒将过来。法师一看，原来是雌狐之精。这狐精真个是奸巧会假那虎威，妖娆会变着女子，白乐天曾有诗云：

古冢狐狸性最狡，化为妇人颜色好。

头变云发面变妆，大尾曳作长红衣。

那法师见了这个狐精，飞剑一斩，遂成两截。斩讫，却回互关、赵二将，各返天宫。那男子被狐精染的死里逃生，却来叩谢着法师救命之恩。此却不在话下。

这法师却又到若谷家来，若谷说道：“先生飞灵符，召真将，必自神仙中来，还可以传吾道否？”法师道：“子左足有北斗星，尚缺其一，再更一世，才可以成仙。”若谷大惊，说道：“某左足有黑子，作北斗七星之状，而缺其一，未尝为人所知，今先生知我，真神仙也。”遂乃问己之寿数，法师倒书九十四字于纸上。将欲别去，乃题诗于壁，云：

醉舞高歌海上山，天瓢乘露结金丹。
夜深鹤透秋空碧，万里西风一剑寒。

题毕，末写“无上宫主作”，乃飘然而去。若谷因大悟，宫字无上吕字也，此法师乃吕先生乎。举目望之，已隐隐然在云端矣。若谷乃以四十九岁而终，却应倒书之字云云。

第 八 回

纯阳子醉死复生 纯阳子罗浮画山

却说纯阳子既别了若谷，又蹑着云雾至江南遨游。自称吕元圭，扮作一个渔人的模样，持一蓑一笠，一纶一竿，敲着短短板儿，唱那渔家之词。

词曰：

二月江南山水路，李花零落春无主，一个鱼儿
无觅处。风和雨，玉龙生甲归天去。

吕元圭唱这个词儿，声音嘹亮，响遏行云。沿街之上那个不说声唱的好，唱的好。内有慷慨之士与之以钱，元圭则摇头不受，说道：“我没用钱处，只有酒可见赐几壶。”只见这一所街道，都是些善信之士，闻得吕元圭求酒，这一家也与他几瓯，那一家也与他几碗。这个元圭饮了东家，又饮着西家，并也不晓得推辞。

时有一酒保者，姓张名隆，年虽有六十余岁，倒是个洒脱之辈，因问吕元圭：“尔能饮酒几何？”元圭道：“老官人，我只是没有酒吃，若有酒吃，却也没个限量。”张老道：“吾今与汝一醉。”元圭道：“若得我醉，我当厚谢。”张老乃叫着家僮，抬过一瓮的竹叶青来，约有五斗，对元圭道：“饮此当沉醉矣。”吕元圭乃放开仙量，将那鸛鹑杓，鸛鹑杯，一杯一杯复一杯，饮得笑盈腮，却把那一瓮的竹叶青彻底饮干，脸上并没些酒气。两旁人观的皆说道：“这个人好量，好量！”吕元圭问道：“张老官，还能饮我否？”那张老也是个好事的，又叫家僮们抬过一瓮的葡萄绿来，仍有五斗余，对吕元圭说道：“再饮尽此酒，当醉死汝矣。”吕元圭道：“待我试饮之，看我会醉不会醉。”于是又把那仙量放开。正是酒渴思吞海，诗狂欲上天。却把那一瓮的葡萄绿彻底饮干，脸上又没些酒气。

吕元圭饮干两瓮酒不打紧，只是旁观的千千万万之人皆说道：“这个人不是刘伶出世，即是李白重生。不然，那里有这等会饮之人？”张老亦说道：“我的酒皆是好酒，别人吃，越吃越醉。这个人吃，越吃越醒。好古怪！”元圭道：“张老官，我不古怪，还是你酒不醉人。今还能饮我否？”张老见这个人饮干两瓮之酒，那里还肯把酒来？只是那些众人十分知趣，撺掇说道：“张老，张老，你今日醉此人不倒，不算你是个好酒保！”张老被众人一激，乃叫家僮们抬出一个最大的瓮来，那瓮酒叫做状元红，约有二石余。对元圭道：“吾抬此瓮酒醉尔，看你怎么？”原来此瓮酒极是好酒，比竹叶青、葡萄绿果不同些，故此叫做状元红。怎见的好呵？则见：

金波似蜜，玉醴如泉。美味尝时，行人尽皆吐舌；清香满处，闻者谁不流涎。就如程乡之醪，醉李公者千里；绝胜山中之酎，醉刘子者三年。李白若闻，毕竟留身上之玉佩；阮宣一过，定教解杖端之金钱。青州从事数兹第一，曲生秀才让此居先。注在瓶中，潋滟的霞光欲炫；酌之盏里，馨香的露液尤妍。瀛洲之境，可以酩酊夫学士；瑶池之中，可以酩酊夫神仙。

正是：

上箸村中名未重，新丰市上价空传。
此时若使刘伶饮，荷锺应须瘞九泉。

却说吕元圭见了这一瓮状元之红，仰天大笑，说道：“此可以尽吾量矣。”于是取过一个小卮，又取过一个大觥。小卮注得满满，大觥酌得盈盈。小卮告竭，大觥又乾，这叫做“流星赶月”之饮。既而不胜其烦，单单的注起几个大壶，饮个长流之水。只见那壶儿酌的恁忙，他口儿吞得恁快。正是一派湘江水，涓涓不断流，就把那一瓮的状元红，饮得个泉流干彻底，灯盏照无油。众人看的，那个不说声：“此非凡人也！”

张老虽去了三瓮的酒，倒也不甚恼，只是那张老的婆子有些小气，骂着张老，说道：“不死的老狗，败家的老狗，怎么把许多的酒与人吃？”你看他干老狗万老狗，骂得个张老哑口无言，又骂着吕元圭：“这样村人，饮去了我许多

酒，你肚里生了酒龟，发了酒蛊，怎么不害个酒痨死？你臭村人，烂村人！”吕元圭见这个婆子千村人、万村人骂的个不休，乃假作微醉，回言道：“妈妈不要吃恼，我吃了你的酒，偿你的酒价就是，骂甚么？”乃探着怀中，取出一块石头与那婆子。那婆子接着个石头，好恼又好笑。怎么叫好恼？三大瓮好酒，被这个元圭吃去，此不是好恼！元圭颠不颠，狂不狂，醉不醉，醒不醒，拿着个石头儿还人酒钱，此不是好笑！那婆子说道：“这样好酒的人，不如醉死他，也消我呕气。”于是再取过几壶堆花的烧酒，饮他一个雨中夹雪，雪上加霜。

吕元圭见这个婆子又取将烧酒过来，乃曰：“好贤惠的妈妈。”却把那几壶的堆花烧酒一饮而尽。彼时，玉山已颓，遂扑地一跌，酩酊入醉乡矣。众人到元圭身旁，将手儿在口边印了一印，全无气息，皆说道：“此人死了。”内中有一等人说道：“此样人也是个异人，好好的具棺材埋他。”张老道：“棺材我有。”乃倩着几个土工，三三两两，把吕元圭尸首置之棺材之内。荷锺的荷锺，拿锹的拿锹，抬棺的抬棺。一抬抬到南山之上，掘一个土坑，深深的将元圭埋着。

埋毕，众土工们三三两两而归，望见前面又一个吕元圭，摇摇摆摆，歌着劝世之词。

词曰：

一毫之善，与人方便。一毫之恶，劝人莫作。
衣食随缘，自然快乐。算甚么命，问甚么卜。亏人是祸，饶人是福。天眼恢恢，报应甚速。谛听吾

言，神钦鬼伏。

歌罢，又吟绝句一首云：

鹤不西飞龙不行，露干云破洞箫清。
少年仙子说闲事，遥隔彩云闻笑声。

众土工们见了这个元圭，歌了又吟，人人惊异，皆说道：“埋了一个吕元圭，怎的又有个吕元圭？”乃复转南山之上，启棺一看，尸首已不见了。遂回归言与张老，说道如此如此。张老大惊，将所与石头视之，乃一锭瓜子金也。始悟“元圭”二字，乃是“先生”二字，吕元圭者，即吕先生乎！遂懊恨终日，此却不在话下。

却说广东博罗、鲁城二县之境，有座山名罗浮山。这一座山，乃三十六洞天中之一洞，名曰耀真天。极是好个胜境。只见层崖插汉，丹壑凝烟，青松翠竹交阴，异果奇花并美。有诗为证。

诗曰：

罗浮山下四时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。
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

这一座山，盘古初分天地时，只有罗山。浮山者，乃是蓬莱一个别岛。为因唐尧之时，洪水九年，把一座蓬莱别岛漂漂浮浮，浮至这个所在，依着罗山而止，故此叫做罗浮山。亦有诗为证。

诗曰：

二山合体镇坤元，洪水漂来不计年。
玉洞天宽无客到，石潭云净有龙眠。
霜秋锦炫丹崖树，月夜琴鸣碧涧泉。
我欲凌风登绝顶，一声铁笛叫飞仙。

罗浮山既是个福地，内就有个朱明观。这一所观也，好清雅。芝房尘净，丹灶烟凝。洞门常有白云封，石磴竟无俗客到。纯阳子一日遨游其地，至一小庵中，偶道士他出，独一小童在。那小童到也乖觉，一见了纯阳子，遂向前而揖，说道：“先生来此游乎？”遂引至一经堂，安顿一个椅子，拂净尘埃，请纯阳子坐下。纯阳子问道：“此何寥寥？”小童答道：“莫道寥寥，虚空也。”纯阳子深嘉其言，以为这小童有些道气，讲得话分外别些，毕竟其师父是个好人。乃题诗于壁，云：

丹房有门出不钥，见个仙童露双脚。问伊经堂何寂寥，道是虚空也不着。闻此语，何欣欣？主翁岂是寻常人。我来谒见不得见，渴心耿耿生埃尘。归去也，波浩渺，路入蓬莱山杳杳。相思一上石楼时，雪晴海阔千峰晓。

纯阳子题毕，那小童献上一杯茶，道：“先生请茶！”纯阳子接过那个杯儿，饮过一杯的茶，暗道：“此童子倒也可教。”既而，小童又窃着道士的酒以献。纯阳子见这个小

童恁般殷勤，思欲度他。遂举杯而饮，留其余，使小童饮之。奈这个小童不该做神仙，乃以其余酒不洁，推故不饮，说道：“童子从来不饮酒。”纯阳子道：“略饮些无防。”那小童终不肯饮。纯阳子无奈，只见那小童两目内障，纯阳子止以所余之酒喂其目中，那内障忽然开明。这也是小童们无缘中有缘，不然，有眼是天堂，无眼是地狱。小童复去炊饭，款待纯阳子过午。

纯阳子乃取出一管仙笔，磨着一块仙墨，将那尖锐锐的仙笔，濡着香喷喷的仙墨，遂画着一山于壁，山下作池三口。画毕，小童又具着饭至，纯阳子不食，对小童道：“吾仙人也，汝饮吾酒则仙矣。不饮，命也。然亦当享高寿。”言讫，飞入石壁中隐去。童子惊讶。

及道士归，童子具告其所由。道士见所题之诗，彻壁内外，乃大惊。既而又观其所画之山，见山之下有池三口，乃大悟曰：“山下有三个口，此是个崑字，乃吕洞宾乎！”不胜懊恼。其后童子果以五百岁而卒。纯阳子既游此处，又不知显度何方，且看下面分解。

第 九 回

献美人画并泛管 活已死鱼并吹笛

却说纯阳子一日游洛中，有陈公名执中者，素行颇善，纯阳子欲度之。时陈公建第宅东都，落成之日，亲朋纷然举贺。或有贺以诗者。

诗曰：

甲第连云峻，山川拱把中。
文章华似藻，制度茂于松。
地胜风云壮，门高驷马容。
熊罴频入梦，生子有人龙。

又有贺以联者，联云：

室成全众美，天时地利人事；
地胜毓三荣，状元榜眼探花。

时亲朋贺毕，陈公列席以待。俄有一褴褛道人至，即纯阳子也。陈公问道：“子来何为？”道人道：“我有仙乐一部，欲奏之以侑华席。”众亲朋皆道：“既如此，请先生奏来。”道人就腰间出一轴小画，挂于壁上，其画绘有美女十二人，各执乐器。道人以云板敲动，呼曰：“众女娘请下！”只见那画中的美人群然而动，遂鱼贯而下。下尽，画中只是一幅白纸。

只见那些女娘，两执幡前导，一抱琴，一操瑟，一把笛，一举笙，一握箫，一拥箏，一引琵琶，一执箜篌，一持羯鼓，一携拍板，皆玉肌花貌，丽态娇音，顶七宝冠，衣六铢衣，金珂玉佩，转动姍然。鼻上各有一粒黄玉如黍米，而体甚轻虚，终不类生人。众亲朋观看，那个不拍掌大笑，说道：“妙！妙！”

道人遂命之奏乐。那女娘们抱琴的弹琴，弹的悠悠扬扬；操瑟的鼓瑟，鼓的淅淅清清；把笛的弄笛，弄的嘹嘹亮亮；举笙的吹笙，吹的咿咿哑哑；握箫的品箫，品的悲悲切切；捧箏的抚箏，抚的哀哀怨怨；引琵琶的拨琵琶，拨的仄仄嗒嗒；执箜篌的奏箜篌，奏的宛宛转转；持羯鼓的打羯鼓，打得丁丁东东；携拍板的敲拍板，敲的咕咕嘎嘎；众乐齐动，响彻云霄。此说甚么九天之上，秦穆公闻得钧天广乐；半空之中，唐明皇听的霓裳羽衣之曲。真个好耍子哩！

凡三阙竟，陈公问道：“此何物女子？”道人道：“此六丁六甲玉女。人学道若成，则身中三魂、七魄、五脏、六腑诸神皆化而□□，公亦愿学否？”陈公道：“你只是幻术，炫惑世俗，学他何用？”道人乃顾于诸女娘，说道：“此人

不重贤，汝等可去矣。”于是那一干女娘作色而言，有说道：“这样不知趣的人家！”又有说道：“这样不晓事的人家！”遂亦鱼贯而行，复上画轴之上，依然不动。众人复大笑，说道：“这个小小轴儿，这些女子下来得，又上去得。果妙！果妙！”于是大家环聚而观。

道人乃张口吞之，索纸笔大书曰：

曾经天上三千劫，又在人间五百年。
腰下剑锋横紫电，炉中丹焰起苍烟。
才骑白鹿过沧海，复跨青牛入洞天。
小技等闲聊作戏，无人知我是真仙。

题毕，未写着“谷客书”。即出门去，俄不见。众亲朋懊恼大甚，遂以谷客二字问于陈公：“此是怎的说？”陈公详“谷客”二字，乃说道：“谷者洞也，客者宾也，岂非吕洞宾乎？”亦悔恨无及。

纯阳子既离了洛中，复蹑着一朵祥云，至一地名淶江。时淶江有一笔师，姓翟名华，喜接往来方士。纯阳子闻其贤，诣其家谒之。翟见纯阳子丰姿潇洒，态度飘逸，遂留之于家。时八月天气，纯阳子不茹荤，翟公乃呼取僮仆，三三两两，或在西塘去取藕，或在东圃去摘菜，或在南涧去采芹，或在北郊去蓺黍。又且剥鹿卢之枣，舂鸡头之茨，煮烹羊角之豆、鹿角之菜。款陪纯阳子，约有一月余。纯阳子见这个翟公礼意加厚，将欲度之。

有一日，拉着翟公，游于淶江之浒。只见：

水深莫测，浪阔难游。上下无跨虹之长桥，往来乏乏鹢之轻舟。隔岸只六七椽茅屋，前滩惟四五个沙鸥。人莫道此水呵但如衣带之小小，我则说这江呵却似天堑之悠悠。

正是：

一派长波无尽头，西风卷起浪花浮。
渌江不是寻常水，泻下银河天上流。

纯阳子欲与翟公过江之西岸，无有船渡，乃显出一个仙术，将一笔管啮为两片，浮于水波上。纯阳子履其一，引翟公亦履其一。此正欲度他而去，翟公心恐，竟不敢履。纯阳子乃笑而济焉。及岸，俄不见。翟公始知其为异人也。

旬日，又来。值翟公外出，有一犬见纯阳子复至，摇首摆尾，不胜欣喜之状。如此者半日。及翟公回家，一见纯阳子，亦不胜之喜。纯阳子自袖中取出一团肉脯，约有桃实般大，令翟公食之。翟公闻其臭腐之甚，遂掩鼻，谢弗食。纯阳子叹息，说道：“吾吕公也，以丹药一丸食子，汝弗食（下缺）……子。”纯阳子已隐而不见。

陈老乃顿足捶胸，放声大哭，说道：“神仙在此，我竟不晓得，气死我也！”只见那左邻右舍皆来问其缘故。陈老指其鱼曰：“你不曾看这个鱼儿，分明是我剖开的，而今活活的在那里。”那些众人说道：“活鱼的人今在那里？”陈老道：“已变化去了。”言未毕，忽又闻其人歌声宛转清亮，其歌云：

落魄且落魄，夜宿乡村，朝游城郭。闲来无事玩青山，困来街市货丹药。卖得钱，不算度。沽美酒，自斟酌。醉后吟哦动鬼神，任意日头向西落。

纯阳子唱此长短句歌，响彻云霄，音振林木。陈老只闻其声，不见其形，乃谓曰：“汝神仙可留下姓名。”纯阳子道：“吾吕洞宾也，今去矣。”遂现其形于五云之端，众莫不惊骇。至今江东有一鲤鱼，腹下有痕迹，原是纯阳子灵丹点活的，其鱼尚在。

又，纯阳一日游武昌，扮作一云游道人，持一渔鼓筒板，满街之上唱《浪淘沙》一词，云：

我有屋三椽，住在灵源。鱼遮四壁任萧然。万象森罗为斗拱，瓦盖青天。无漏得多年，结就姻缘。修成功行满三千。降得龙来伏得虎，陆地神仙。

时武昌守有事外出，正当摆头踏转府，闻得歌声清亮，坐在轿子上凝望，只见是个道人。那太守素重着方外之士，因谓左右人曰：“那唱歌的道人，叫他进我衙里来，我有事问他。”只见那些皂隶们就去请着那道人，说道：“先生，我老爷请你到衙里去。”道人遂同着皂隶们直进府衙之内，见了太守，唱一个恭儿，说道：“贫道稽首。”那太守倒是个不骄傲的，回言道：“道人休怪。”既而叫门子掇一把椅子，叫那道人坐下。遂问说：“道人从何而来？”道人道：

“贫道终南山来的。”守因问：“终南有佳处？”道人道：“佳处甚多。”因举陶隐君诗答云：“终南何所有，所有惟白云。只可自怡悦，不堪持赠君。”守甚异之，款留二日。因问其姓名。道人隐而不说，惟曰：“野人本是山中客，石桥南畔有旧宅。父子生来只两口，多好笙歌不好拍。”

时守性好弈，因问道人：“能弈否？”道人道：“颇知。”守乃与之对弈，才下仅八字。道人道：“大人负矣。”太守道：“汝子未盈局，安知吾负？”道人道：“吾子已分途据要津，所谓战必胜，攻必取，是以知之。”已而果然。如是数局，守皆负。守不忿，怒形于色。道人俄拂袖而去，并不见其踪迹。守令人遍城寻之，有人说道：“那道人在郡治前吹笛。”及寻者至郡治前，则闻笛声在东门。寻者至东门，则闻笛声在西门。寻者至西门，则闻笛声在南门。寻者至南门，则闻笛声在北门。寻者至北门，则闻笛声在黄鹤楼前。守乃多令人寻之。及至黄鹤楼前，道人则走往石照亭中。众人从石照亭中左顾右盼，东寻西觅，那里见道人个踪影儿？但见亭中有诗一首。

诗曰：

黄鹤楼前吹笛时，白苹红蓼满江湄。

衷情欲诉谁能会，惟有清风明月知。

那些左右之人录了此诗，回覆太守，说道：“老爷，那道人家着实奇怪，东寻东不着，西寻西不见，直寻到黄鹤楼前，他却走在石照亭。及至石照亭，依然没有踪影，只留有一诗在那里。”因呈诗与守，守始悟道人先吟之诗，说道：

“野人本是山中客，乃宾字也。石桥南畔有旧宅，石桥者洞也。父子生来有两口，两口者吕也。多好笙歌不好拍，乃吟也。这分明是‘吕洞宾吟’四字，此道人乃纯阳子乎？”众方惊悟，其守亦懊恼累日。

第 十 回

吕纯阳杭州卖药 吕纯阳三醉岳阳

纯阳子一日游杭州，扮作个施药医士，自称乾系屯先生，头上戴一幅巾，身上穿一领皂袍，把药包儿摆在十字街头。这一边列着甚么续命丹、换骨丹、水火丹、返魂丹等丹；那一边列着甚么神楼散、益元散、紫金散、八宝散等散。又这一边列着甚么养胃丸、养脾丸、化痰丸、固精丸等丸；那一边列着甚么鹿茸膏、白凤膏、黑漆膏、露液膏等膏。药已摆定，于是挂起着一面大大的招牌，上写着“轩岐仁术”四个大字。

只见满城百姓求药的纷纷，有一人进前揖曰：“先生，我母亲有个心气之疾，或五日一作，或七日一作，又或三日一作。可有药治否？”乾系屯道：“心腹之疾，不可不治。”乃探取药囊之中，取过了妙剂一服，付与其人，说道：“你是个爱母亲的孝子，这一服药令堂饮之，其疾即愈。”其人拜谢而去。又一人进前揖曰：“先生，我有一个家兄，患了

头疯之疾，左服药不效，右服药不效。先生可有药治否？”乾系屯道：“头首之疾，不可不治。”乃探取药囊之中，取过了一服妙剂，付与其人，说道：“你是个敬兄长的悌弟，这一服药令兄饮之，其病即愈。”其人拜谢而去。又一人进前揖曰：“先生，我有一个豚儿，患了个痢疾之症，其大便或去红，或去白。可有药治否？”乾系屯道：“肠胃之疾，不可不治。”乃探取药囊之中，取过了一服妙剂，付与其人，说道：“你是个爱儿子的慈父，这一服药令郎饮之，其病即愈。”其人拜谢而去。又一人慌慌忙忙，进前揖曰：“先生，我有个妻子生疥疮，可有药治否？”乾系屯曰：“皮肤之疾，不治何妨？”其人道：“妻子叫我讨药，我若没有药回去，禁不得他骂。”乾系屯笑道：“你原来是个怕老婆的汉子，没有药与你。”其人道：“先生积阴德，舍些药与我去罢。”乾系屯乃取过末药一包，付与其人，说道：“一搽就好。”其人亦拜谢而去。

却说这个先生在杭城施药，施去的吃了皆有效验，此正是：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麝过留馨。满城的百姓，那一个不传讲说道：“好医人！好医人！”有等疯废残疾之人却皆来求疗。只见一个偏盲的人，摇摇摆摆走上街来。杭州人好不轻薄，就去笑他道：“别人一双眼，你只一只眸。可笑招边子，好个瞎猪头。”这个偏盲的人也十分吃恼，只是不好答应得。却来见着乾素屯，揖而问曰：“先生可能医我眼否？”乾系屯道：“莫说一只眼偏盲，就是两只眼俱瞎，我也医得。”乃用了一根簪子，在眼上拨了一拨，复点上些光明的仙丹。此正是：妙药洗开千里雾，金针拨散一天云。就把那一只的偏盲的眼，医得光光明明，就如好的一般。其人

感谢不尽，辞着乾系屯而去，满街称扬。

时有一个驼子闻得此事，谓家人曰：“瞎眼既医得好，或者我屈背也会医得。”于是，那个驼子也走上街来。街市上人多口多，就笑着这个驼子屈背：“屈笼空，相似刮沙弓。若还睡在地，就如串地虫。”那驼子闻得人笑他，好恼好恼！乃走到乾系屯处，问道：“小人这个屈背，先生可医得么？”乾系屯笑道：“背儿屈的，只是缩了一条筋。若把这筋儿割断，就伸舒得。”驼子道：“割断那条筋儿，人不会死？”乾系屯道：“做内官的割了总筋，也不会死。”驼子道：“先生不要笑说，只有药把些我吃才是。”乾系屯乃取过了二三粒丸子，那不是丸子，正是换骨丹。驼子刚一吃了，只见肚子里响了几响，骨节铮铮。少顷，驼子觉得遍身舒畅，把腰一伸，就挺然而立。你看这驼子，先前是个佝偻丈人，而今是个直符使者。这个先生的手段妙不妙？那驼子叩头拜谢，说道：“小人受此背一世苦，坐下是个屈梨辕，仰睡是只窍龙船。镇日头磕地，那里见青天。”乾系屯道：“你如今好矣。”驼子道：“我受屈半世，今日才得见天了。”驼子辞去。

只见涌金门外，一个跛子闻得此事，乃谓家人曰：“那个施药先生既医得驼背，岂医不得拐脚？”乃跛也跛，跛进城来。杭城人真是轻薄，一见了这个跛子，大家取笑，笑道：“跛人跛得真跷蹊，一步高来一步低。衣服半边常扫地，草鞋半截不沾泥。”那跛子却也吃恼，只是敢怒而不敢言，只得来见着这个乾系屯，说道：“小人这样足疾，先生却医得好么？”乾系屯笑道：“你这样足疾是那脚儿不般齐，把长的去短些也好。不然，把短的接长些也好。”跛子道：

“人的肢体怎的断得？又怎的接得？岂不闻鳃虽短，续之则忧。鹤胫虽长，断之则悲？”乾系屯道：“你这样人倒也懂得几句庄子。”乃取过二三粒药丸，付与跛者。此也不是别药，仍是那换骨丹。那跛子服了，不移时，只见遍身酥麻，左脚儿渐渐的长，右脚儿渐渐的短，就把那一双脚儿般齐了。那跛子遂行了几步，并不艰难，乃叩头谢曰：“小人吃尽拐脚的亏苦，行不向人前，走不向人前。任行任走，一日行不过二里，走不上三里。小人住在涌金门外，到此不过七八里路儿，倒走了三个日头。今日得先生医治好了，莫说是走，就是跳也会；莫说是跳，就是蹉边也会。”

言未毕，只见那驼子们得这个先生医好了他的背疾，乃买得一罐的蜜林醪，一只烧鸡敬来谢着这个乾系屯，说道：“小人蒙先生愈了背疾，没有甚么殷勤，只买得一罐酒、一只鸡，望先生笑纳。”乾系屯道：“难为你了。”于是却把一罐的酒、一只的鸡享用已尽。那跛子见这个驼子恁般买鸡买酒，谢着这个先生，他也去买一樽清河酒、一只烧鹅来，说道：“小人蒙先生愈了脚疾，没有甚么殷勤，只买的一樽酒、一只鹅，乞先生笑纳。”乾系屯见这个跛子又恁的殷勤，亦说道：“多谢你了！”也把那一樽的清河老酒、一只的烧鹅慢慢的享用已尽。彼时，乾系屯吃了此二人的酒，假做微醉。那跛子驼子叩谢而去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乾系屯吃醉了酒，遍身流汗，将手儿在脸上抓一抓，身上扒一扒，脚上挡一挡，腿上搔一搔，指甲里藏有几多黑垢，遂做成一个团儿，约有樱桃般大，示着众人说道：“此一粒灵丹，有能再拜我者，吾以此丹饵之。”众以为这个先生吃醉了，正在放酒风，那个肯拜他？乾素屯又道：

“有能再拜我者，以此丹饵之，即可做神仙也。”众人皆以为乾系屯放酒风，那个肯拜？兼之见那样龌龊垢儿，那个肯吃？乾系屯叫了数次，没人理。他大笑道：“世人欲见吾甚切，既见吾，又不能识，亦命也。”乃自饵其丹。俄五色云冉冉而起，围绕着乾系屯，有顷不见。众人大惊，说道：“早知此是神仙，莫说是垢，就是屎也吃了他的。”内中有聪敏者乃悟道：“这个先生，自称乾系屯。乾者阳也，系屯纯字也，分明是吕纯阳下世。”众皆懊恼而散。

纯阳子一日又游鄂州，乃登岳阳之楼，览山川之胜。只见岳阳楼风景，春和景明，波涛不惊，上下天光，一碧万顷。沙鸥翔集，锦鳞游泳。岸芷汀兰，郁郁青青。却好景致。纯阳子观看一回，逸与飘然，乃吟诗一首：

徐步岳阳楼上头，四围山色拥皇州。
莫言笑语惊天地，且看兰杆逼斗牛。
芦渚两三声牧笛，柳溪四五个沙鸥。
分明一段潇湘景，万顷烟波足胜游。

纯阳子题诗已毕，遂下了岳阳之楼，投一酒肆中索饮。饮了佳酝石余，未及醉，众人惊怪，相聚以观。其店主姓倪名高者，需酒金，道人瞪目不语，颓然醉倒。倪坐守之，自昏至晓。道人忽起，援笔题诗于壁。

诗曰：

鲸吸鳌吞数百杯，玉山谁起复谁颓。
醒时两袖天风吟，一朵红云海上来。

题毕，末书云：“三山道人回后养作。”遂以土一块掷于倪高之怀，疾走出门去。彼时，倪高以这个道人走脱酒价，急忙追之，将近则见已在云端矣。倪大惊，回视其所掷土块，乃良金。再看其所题之诗，墨迹彻壁数分，始知“回后养”者，回乃吕字，后养二字则反对先生也。倪悔之无及。

纯阳子一日复游岳阳，又诡为道人装束。时日午，只见柳树之下，清风披拂，绿阴茂密，纯阳子乃坐于其下。谁知那一根柳树却成了精怪，一见了纯阳子，乃作人言，说道：“吕神仙，坐此乎？”纯阳子倒吃了一惊，徐观之，乃是柳树也。遂口占一绝，云：

独自行来独自坐，独自吟来独自坐。

惟有城南柳树精，分明知我神仙过。

既而进城中，饮得大醉，遂往谒太守王纶者。太守见这个道人貌甚清癯，短褐不掩干，且甚褴褛，又吃得烂醉，心甚薄之。既而问着道人：“汝有何道术？”道人道：“贫道解造逡巡之酒，能开顷刻之花。”太守命左右们取过些糯米付与道人，说道：“汝试造着酒来，果能逡巡成否？”好一个道人，用起仙术，将那些糯米用水浸着，置之瓦钵之内，没有一刻时分，其酒遂成。那酒呵，真是个清滴滴，香馥馥，碧盈盈。色莹玉壶无表里，光摇金盏有精神。始知今日神仙造，压倒梨花竹叶春。

时两班左右皆大惊，其守不以为异，乃问道：“汝再开顷刻之花来。”时五月天气，府治前有桃李树。道人指着

树，道：“开那桃花李花何如？”其守道：“试开来。”好一个道人，呵气一口，就如幽谷生春，只见桃树生蕊，李树含英。不多时，桃花也开，李花也开，真个是桃花红似锦，李花白如银。两般花茂盛，别是一般春。那左右们看见这样异事，那个不惊骇？谁知这个太守却是个古执的，说道：“这样道人，只是些幻术惑世诬民耳。”遂令出之。道人乃题诗一首于壁。

诗曰：

仙籍班班有姓名，蓬莱倦客吕先生。
凡夫肉眼知多少，不及城南老树精。

守惊讶间，已失其所在。及视其所造之酒，酒则竭；所开之花，花则谢。惟所题之诗，字迹深透壁后。其守悔曰：“早知是吕纯阳，吾岂敢如此相待？”懊恼者累日。

却说纯阳子两次游岳阳，并无人识，乃曰：“岳阳之人，宁无一人知我乎？若有知者，吾当度之。”遂再从其处游玩。又到一酒肆之中，沽酒而饮。吃了酒，乃装作一个醉汉样式，狂不狂，颠不颠，背上佩一个小小葫芦，大呼于市，说道：“我葫芦内有丹药，起死回生，转老返少。有人出得百金，我把着一粒卖他。”满城之中说道：“世间有这样狂人！”那一个问他买药？

纯阳子自己牌时分叫起，叫到午牌时分。东门转过西门，西门转过南门，南门转过北门，北门又转到十字街头。莫说问他买药，话也没人与他答一句儿。纯阳子乃取下背上的葫芦，嘱道：“葫芦葫芦，贮药一壶。鱼人货买，要你何

为？”遂望空掷去。只见那葫芦奇异，离人有丈余，上也不上去，下也不下来，飘空的悬在那个所在。纯阳子若往东行，葫芦儿才随他往东。纯阳子若往西行，葫芦儿才随他往西。纯阳子站住，那葫芦也站住。众人见了，方知是个神仙，大家却争买其药。纯阳子笑道：“吾吕公也！道在目前，蓬莱跬步；抚机不发，当面蹉过。”乃吟诗一首。

诗曰：

朝游北海暮苍梧，袖里青蛇胆气粗。

三醉岳阳人不识，朗然飞过洞庭湖。

吟毕，遂蹑着一朵祥云飘飘而举，其葫芦亦随之去焉。

第十一回

纯阳游广陵妓馆 纯阳游寺访书斋

纯阳子一日游广陵，广陵有一妓女，名黄莺，极有姿色，豪客宿之者纷纷填门。怎见得有姿色？只见：

白净净钟乳粉的面貌，妖娆娆红娘子的行藏。
黑悠悠的乌头滑腻，轻飘飘的海带飞扬。鬓插着鲜艳艳的红花朵，衣染着芬馥馥的桂枝香。温雅雅的从容态度，浑素素的厚朴梳妆。乖巧巧见重于当家的贝母，俊娇娇爱杀了卖俏的槟郎。

时纯阳子见这样标致的女子堕落烟花，乃假扮个秀才托宿。此时纯阳子终不然又起了欲心，学那宿白牡丹的旧事不成？只是要点化这个女子，去做个瑶池的素娥，不要做个勾栏的红粉。不想道这个女子交有几个知趣的孤老，希罕甚么穷酸的秀才？这纯阳子三回两转，要与那妓女歇宿。那妓女

千推万阻，不与纯阳子交欢。纯阳却也无如之奈，乃题诗二首于壁。

其一云：

嫫母西施共此身，可怜老少隔千春。
他年鹤发鸡皮媪，却是玉颜花貌人。

其二云：

花开花落两悲欢，花与人还事一般。
开在枝头防客折，落来地上请谁看。

吟毕，末题云：“昌虚中书。”

时又有一妓，名杨柳，系是黄莺之妹，亦称绝色。怎见得绝色？只见：

身服着一领红袖袄，脚穿着一双红绣鞋。香罗带挽着身子儿窄，金钱花插着鬓云儿歪。云鬓儿光光乍，胜人的打扮；金莲儿步步娇，动人的情怀。宛转的歌声，黄莺儿眈眈，婆娑的舞态，粉蝶儿徘徊。他接的是倘秀才，人儿俏俏；我爱的此虞美人，我的乖乖。

只见这个杨柳，美丰姿，且好吟咏。一见了纯阳子题的诗句，就十分怜爱，乃问着纯阳子，说道：“秀才，我姐姐既不接你，如不弃，只在我这里歇罢。”纯阳子说道：“如此

却好。”乃进于杨柳房中。杨柳待之以茶。茶毕，叫鸨儿买肴饌整东道。纯阳子道：“你广陵院的旧规矩，客初来时节，皆要甚么样物相馈？”于是取过了黄金一錠，付与杨柳。杨柳道：“此过于太厚，不敢受。”纯阳子道：“受下无妨。”不移时，只见鸨儿整有酒筵来。纯阳子与着杨柳对斟对酌，饮得个酩酊沉醉。杨柳扶着纯阳子就寝，纯阳子鼾鼾而睡，直到天亮，并不曾与杨柳交合半下。

次夜又寝，杨柳有求合的意思，纯阳子只是鼾睡。第三夜又寝，杨柳有求合的意思，纯阳子只是鼾睡。此正是落花有意随流水，流水无情恋落花。直至四夜，杨柳逼纯阳子交合。纯阳子道：“吾虽秀才，雅慕仙术。吾今坎离配合身中，夫妇内交，圣胎已结，婴孩将生，岂复恋外色乎？内交之乐，过于外交之乐远矣。”竟不与之合。你说这个纯阳子当初宿白牡丹，恁般风情，而今怎恁般老实？盖他的丹田至宝曾被白牡丹夺去，养阳九年，才得如旧。前番已误，岂可再误！杨柳问道：“秀才，你先间说着内交之乐，这却是神仙么？”纯阳子道：“差不多。”既而问着杨柳：“仙家好么？娼家好么？”杨柳道：“仙家固好，我娼家吟风弄月，握雨撩云。锦帐重遮，睡到五更犹是夜；洞房深锁，雪深三尺不知寒，似也好快活一般。”此时，纯阳子正要度着杨柳，只因这几句言语，暗想道：“此女子凡心正盛，业债未偿，怎度得他去？只是他意思殷勤，莫若把一粒却老丹与他，使他多寿也罢。”于是取丹一颗，付与杨柳食之。

杨柳因纯阳子有圣胎之言，如说他是秀才，怎的又说着神仙话儿？如说是个神仙，又怎的花街上戏耍？心下疑惑，乃与一个知趣的孤老，姓萧名九成者，是个太学生，就与他

说了一番，如此如此。九成道：“此必是异人！”次日敬来访问之。纯阳子知其来，潜入帐后不出。良久寻之，已不见，惟壁上有诗一首。

诗曰：

一吸鸾笙裂太清，绿衣童子步虚声。
玉楼唤醒千年梦，碧桃枝上金鸡鸣。

末写着：“昌虚中书。”又萧生玩黄莺处，诗亦写着：“昌虚中书。”始悟“昌”字虚中乃“吕”字也。此岂非吕先生乎？时杨柳大悔恨，黄莺闻得此事，亦悔恨无及。杨柳与黄莺共庚，不数岁，黄莺老而杨柳尚少，及黄莺死，而杨柳精神益旺。此盖服其却老丹而致，此不在话下。

却说纯阳子复游杭州天竺寺，闻得有一僧法珍，坐禅一十二年，颇有戒行。一日扮作个云游，至其寺，遂造禅堂。只见禅堂中有春夏秋冬四律诗句。

其春景诗云：

烟暖乔林啼鸟远，日高方丈落花深。
积香厨内新茶熟，轻泛松花满碗金。

其夏景诗云：

风定泉声当涧响，雨余山色入楼多。
老僧灭却心头火，一榻松阴养太和。

其秋景诗云：

清风拂处叶欲落，碧藓堆时人不来。
满院秋光浓欲滴，禅门闲向白云开。

其冬景诗云：

梅花墙角开新历，松树枝头曝衲衣。
怕冷老僧嫌朔吹，却教童子掩柴扉。

却说纯阳子既到禅堂，复入自禅堂之后，又有个方丈之室，法珍却在那个所在坐定。一见了这个道人，疾忙问讯，说道：“先生亦来游敝山邪？”道人道：“宝刹胜景，特来一玩。”既而问取法珍，说道：“尊师坐定禅宗，以为道在坐乎？”珍曰：“然。”道人道：“佛戒贪嗔淫杀，为甚方其坐时，自谓无此心矣，及其遇景触物，不能自克？则此种心纷飞莫御，道岂专在坐哉？因求法珍同历云堂一玩。

及至云堂，见一僧方酣睡，谓珍曰：“吾偕子少坐于此，试观此僧何如？”良久，见睡僧顶门中出一小蛇，长三寸余，缘床左足至地，遇涕唾食之，复循溺器饮而去。及出轩外，渡一条小沟，绕遍花台，若驻玩之状。复欲渡一小沟，以水溢而返，忽经小径，遇有一小刃在地，蛇见畏缩。寻则往至床右足，循僧顶而入。睡僧欠然一寤，俄见法珍同道人在堂，遂忙起施礼毕，因问珍与道人，说道：“吾适才一梦，与二子言之。”道人道：“是何梦？”僧道：“初，梦从左门而出，逢斋供甚精，食之。又逢美酒，饮之。因褰裳

渡门外小江，逢美女数十，予恣观之。复渡一小江，水骤涨，不能往，遂回。逢一贼欲见杀，乃从捷径至右门而入，遂觉。”道人与珍大笑，说道：“以床足为门，以涕唾为斋供，以溺为酝，以沟为江，以花木为美女，以刃为贼人之梦寐，幻妄如此。”

既而珍扣问道人，说道：“此僧，吾之师弟，为蛇者何？”道人道：“此僧性毒多嗔，熏染变化，已成蛇相，他日瞑目，即受生于蛇中矣，可不惧哉？”法珍问道：“先生姓甚名谁？”道人道：“吾吕公也，见子精忱可以学道，特来教子。盖人之性，念于善则属阳明，其性入於轻清，此天堂之路。念於恶则属阴浊，其性入于粗重，此地狱之阶。天堂地狱，非果有主之者，特由人心自化成之耳。子尚必精必勤，毋妄尔心，毋耗尔神，毋劳尔形。”言讫，遂隐而不见。法珍不胜快快。后法珍得纯阳子点化，亦自得道成真，此不在话下。

却说芝城郡有一地名碧邛，一人家姓孙，颇殷富，建有一水阁，极虚明幽雅，多聚士人读书。纯阳子云游至其处，士人接见，见其清标有仙骨，风韵飘逸，皆大欣喜，且曰：“先生云游士也，诗多奇雅，敢求一首见教。”纯阳子吟云：

诗曰：

午夜君山玩月回，西邻小沼碧莲开。
天香风露苍华冷，云在青霄鹤未来。

士人闻其诗，清绝离尘，无一些烟火气，各相争抄写。

既而，大家商议，说道：“这个道人不是寻常人品，可

相待一饭。”及饭毕，再求吟诗一首。纯阳子又吟云：

诗曰：

看山看水历寰中，摆脱烟霞到碧邛。
一饭笑谈归去后，行云流水任西东。

纯阳子吟毕，士人争称羨，说道：“此样诗飘飘逸逸，新新雅雅，秦女品凤箫，不过尔尔。”既而士人又道：“先生，此水阁未有佳联，可见赐珠玉几字！”纯阳子乃亲手写一联于柱，云：

夜静月生寒，鹤度疏棂疑岛屿；
春深花弄影，人从流水认天台。

纯阳子写了此对，哪一个不啧啧。既而又写着四句于壁上：“但患去针心，真铜水换金。鬓边无白发，驢马去难寻。”

已而不见，众士人大惊。及看所写之字，笔势伟劲，光彩炫目，皆曰：“此甚么神仙？”及详“但患去针心”，患字去却一直并心字，乃吕字。“真铜水换金？”铜字以三点水代去金字，乃洞字。“鬓边无白发”，鬓字上去却髟字，乃宾字。“驢马去难寻”，驢字除去马字，乃是来字，盖寓“吕洞宾来”四字。内有士人曰：“这果是吕洞宾来。不然，凡人口吻，焉得有此妙诗？焉得有此妙对？”时有士人姓关名云祥者，即绘其像，金形木质，翠眉棱层，凤眼朝鬓，头戴道巾，身穿道袍，背上负一剑，至今传之。纯阳子既离了此

处，更不知又显化何方。且听下面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纯阳子掷剑化女 纯阳子见火龙君

却说纯阳子蹑着云雾，至江南地方，有一寺名戒岩寺，钱粮优裕，僧众共有五百余。纯阳子一日游至其处，按下云头，遂入于寺中，乃以所佩之剑化一艳妇。你看那妇人标致不标致？只见：

眉分柳叶，唇点樱桃。嫩盈盈半醉杨妃面，细纤纤一搦小蛮腰。靚服不须着红锦之袄，淡妆岂用彼翠云之翘。袅袅娜娜湘妃鼓瑟，旖旎旖旎秦女吹箫。好容貌不朱不粉，巧丹青难画难描。

真个是：

匣内取来锋利剑，人前变作女多娇。
试看女子形容俏，益信神仙手段高。

却说这个女子窈窕窈窕，金莲款款，绣鞋窄窄，缓缓的行进了山门。只见那寺中之僧大惊小怪，意荡神驰。内有一僧说道：“那一家小姐来也？”有一僧这等说，就有一僧那等说道：“那里有这样小姐，敢是观音菩萨么？”内又有一僧说道：“此不是观音菩萨。既是观音菩萨，如何没有个红孩儿、龙女跟随？敢是妖精么？”内又有一僧说道：“我寺中有护法金刚、飞天神王、金头揭谛、银头揭谛、阿难尊者，十八位罗汉，二十四位诸天，降龙的也有，伏虎的也有，擒精怪的也有。那一个精怪白昼当空，敢在我寺里来？”内有一僧道：“也讲的是。纵有精怪敢在我寺中来，这还是良人家女子。”那些僧众们猜来猜去，此却不在话下。

却说那女子进了山门，就行上佛殿。佛殿看了，就转过云堂。云堂看了，就转过方丈。方丈看了，就转过积香厨。积香厨看了，就转过观音堂。那些寺僧们看了这个女子，长老也不是个长老，行者也不是个行者，大大小小一发风魔了。只见那念《金刚经》的，忘记了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念《弥陀经》的，忘记了大焰肩佛、须弥灯佛、无量精进佛，如是等百千万亿恒河沙数诸佛。念《法华经》的，忘记了庄严王三昧、光明三昧、净藏三昧，如是等百千万亿恒河沙数诸三昧。念《多心经》的，忘记了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及揭谛揭谛、波罗揭谛、波罗生揭谛、菩提萨婆诃。

你看这一个女子，入寺不紧要，只是他左顾右盼，引得

人意惹情牵，此真是大孽障的关头。只见云堂中有一僧，方趺跏而坐，见了这个女子，并不凝眸一下。纯阳子看见，说道：“这个禅僧甚有戒行。众人皆邪而彼独正，众人皆浊而彼独清，此人必须要度他才是。”谁知那一个僧，外面虽是个假老实的嘴脸，腹内是一副齷齪的心肠。一见了师兄师徒们正在观看那女子，连忙的下了禅床，走出山门之外，转弯抹角，僻静的去所等着这个女子出来。

却说这女子离了寺中，出了山门之外。只见这个禅僧阻着归路，说道：“小娘子，既在敝山来，怎的不吃一餐饭去？”女子道：“不消得。”禅僧道：“小娘子，你适才进我寺中，我落了一件物件，小娘子发慈悲心，把还小僧罢。”女子道：“师父掉下甚么？小娘子却不曾捡得。”禅僧道：“我先间掉下了魂灵儿，是小娘子夺去我的，看天面把还我也罢。”女子道：“我不晓的甚么魂灵。”禅僧道：“小娘子是个聪明的人，动头知尾，不要推故。小僧只是要行着云雨。”女子道：“这样大旱的时节，云在天上，雨在云中，师父既要行云雨，只管自去驱风使电，鞭霆驾雷就是，何须与小娘子讲？”禅僧道：“小娘子不要推故，我只是要与你做个夫妻。”女子怒道：“这师父好没分晓！你是个出家之人，六根俱净，五蕴俱空，目不视邪色，耳不听淫声才是。你这般好色，还思量修甚么行，做甚么佛？”禅僧道：“小僧今日也不思量做佛，只思量做夫妻。”乃强欲抱住女子，求与交合。

纯阳子忽大叱一声，说道：“没戒行的和尚，休得要戏弄我仙剑！”这女子闻得纯阳子一叱，遂变成一剑，跳入纯阳子匣中。那禅僧见女子化成剑去，知是仙人们作弄着他，

吃一大惊。纯阳子道：“我吕公也，将着宝剑化成女子，试你寺中诸僧。我先间见你遇色不看，只道你可教，岂知你恁般所为。做得好和尚！”那禅僧惶恐，抱头鼠窜而去。此且不题。

却说纯阳子又到一个寺院，这寺叫宝华寺，钱粮亦广也，有五六百僧众。纯阳子道：“戒严寺僧人没一个好的，看这宝华寺中僧人何如？”于是也将这所佩剑仍变作个女子，也变得：

标标致致，旖旎旖旎。面嫩嫩簇着芙蓉朵，腰纤纤摆着杨柳枝。袖中玉笋儿指尖葱葱可爱，裙底金莲儿脚步款款轻移。此娇似赵家飞燕，此美如吴苑西施。此赛过汉苑王嫱，此绝胜唐宫贵妃。

真个是：

对月并姮娥一对，临溪共洛浦双姝。

吕神仙显兹妙术，是谁人识彼玄机。

却说纯阳子仍以宝剑变成个女子，刚进了山门，只见禅堂上有一个云游僧，正在那里入定。一见了这个女子，高声叱道：“金铁之精敢入山门么？”纯阳子闻得此语，倒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是那一个慧眼，参透我的机关？”连忙收了宝剑，进前与云游僧稽首，说道：“小子聊试戏术，有犯禅师，望禅师恕罪。”云游僧乃问道：“适间化女子之剑，好似火龙君佩的，为何在你手中？”纯阳子道：“小子先年遇

着火龙真人，曾以此剑赐我。”云游师道：“然则汝乃吕洞宾乎？”纯阳子道：“某便是。敢问禅师姓名，还从哪里来的？”云游僧道：“小僧姓高名法慧，从卢山竹影寺而来。”纯阳子道：“禅师既住居卢山，曾接我火龙真人否？”法慧禅师道：“我与火龙君共山而寓，连洞而居。他在翠微洞，我在竹影寺，却是比邻一般，那里不相接？”纯阳子道：“火龙真人今在家否？”法慧禅师道：“那火龙君前数年前是个孤云野鹤，无有定迹，或自蓬莱山访道，或自阆风苑寻真，或自西华山炼丹，或自瑶池头赴宴，又或自终南山访友，或自天台洞围棋。只是这几时懒待游衍，此正是云无心出岫，鸟倦飞知还也。”纯阳子道：“小子正欲拜访火龙真人，答谢他赠剑之爱。”法慧禅师道：“既如此，我陪你同去。”

于是纯阳子同着法慧，各驾了一朵祥云，刚刚的到了卢山之境。只见这一座山呵：

玉笋峰出，瀑布泉飞。石岩岩高接青旻，洞深深细凝紫雾。青青翠翠的古松，龙髯滑腻；猗猗密密的修竹，凤尾参差。涧边丰草，柔柔软软的龙须；岭上枯株，丫丫槎槎的鹿角。嵬嵬峨峨，作江西一省保障；秀秀丽丽，擅天下九州奇观。

真个是：

卢山高哉几千仞兮，凡人可望而不可跻兮。

却说火龙真人正在翠微洞中披阅《黄庭经》，忽有鸣鸦一声，又见白鹿衔有花至。他是个未卜先知的神仙，就晓的纯阳子来，乃谓一仙童曰：“今日有客来，可烹着仙茶，^酌着仙酒，摆列着仙肴仙果俟候。”言未毕，只见法慧禅师领着纯阳子进了洞天。火龙君一见了纯阳子，就下榻迎接。纯阳子遂稽首而拜，说道：“自别仙颜，无由一晤。今日重逢，正如拨云雾睹青天矣。”既而相叙寒温毕，火龙君乃谓法慧禅师曰：“汝自何处得遇吕纯阳？”法慧禅师道：“某自江南宝华寺得遇。因纯阳要拜仙丈，故此陪他同来。”火龙君道：“多谢你了。”

言未毕，只见仙童们献上仙茶。那茶是甚么茶？雀舌未经三月雨，龙芽先占一枝春。茶毕，又献上以酒。那酒是甚么酒？岩蜜松花熟，山杯竹叶青。既又献上仙肴。那肴是甚么肴？却是些玄豹之胎，碧麟之脯。既而又献上仙果。那果是甚么果？却是些千年之藕，万岁之桃。那仙童摆列了筵席，火龙君、纯阳子、法慧禅师相聚而饮。一则叙契阔之情，一则叙相与之雅，不觉的香气消宝鸭，日午唱金鸡。法慧禅师道：“请吕纯阳到敝寺一观。”

于是火龙真人同着纯阳子径到竹影寺来。这个寺怎的叫做竹影寺？盖庐山上，原初建一百个寺，只有这一个寺白云隐隐，翠竹阴阴，只闻犬吠鸡鸣，不见高楼大阁。在寺里住的却是些得道僧家。而今左数来也只是九十九寺，右数去也只是九十九寺，此一寺隐而不见，故此叫做竹影寺。这岂不是仙境？纯阳子观看一回，不胜称赏，说道：“好胜境！好胜境！”纯阳子看毕，法慧禅师将欲待茶。纯阳子辞去，火龙君亦道：“不劳赐茶，我还有事与纯阳子商议。”于是法

慧禅师相送而别。此不在话下。

却说纯阳子同火龙真人转至翠微洞来，火龙真人问着纯阳子，说道：“当原先我以二剑付汝，今止佩一剑，是何缘故？”纯阳子道：“说起来惶愧。某在金陵宿取白牡丹，将欲采阴补阳，不想着黄龙禅师教他反夺去我丹田至宝。彼时小生们飞剑斩那黄龙，不想道被他收去一剑，今日却虚了真人所赐，有罪！有罪！”火龙道：“你如今何如？”纯阳子道：“小子如今遵戒行矣。”火龙又问道：“你遍历寰中，度人多少？”纯阳子道：“人心不可测，对面九疑山，并不曾度得一人。”火龙真人道：“可知，可知。我曾道来：人间只是无波处，一日风波十二时。谁人可以度得的？只我前日朝元，见仙僚说道：‘淮安玉溪村有一女子，姓何名惠娘，名登仙籍。’你可度之。”既而又嘱付纯阳子：“度何之处，须转终南山与尔钟离师同去朝元。朝元会上授以仙秩，吾当再来庆贺。”

纯阳子领了此语，遂辞了火龙真人，径来淮安地方，度着这个何氏女子。不知怎么样度他，下面分解。

第十三回

吕纯阳度何仙姑 吕纯阳升入仙班

却说淮安府玉溪村中有一善信，姓陈名曰文，家极富，僮仆婢女百余。一日修建个预修功果，设大斋供。只见：

香烟腾着紫雾，彩幡炫着红云。彩幡炫时，辉煌煌煌；香烟腾处，氤氲氤氲。参黄箓一宗，玉字金书御墨藹；建瑶坛一座，宝灯银烛曙光辉。献一杯茶摘来北苑之露，献一枝花采取上林之春。献一簋供刈着东郊之黍，献一豆蔬采取南涧之芹。诵三官经玉枢经北斗经，紫府演金真之教；拜水府忏星辰忏东岳忏，丹台开宝笈之文。吸凤管吹龙笙，韵咿咿哑哑可听；鸣金锤敲玉磬，音锵锵喤喤可闻。道士的羽衣炫耀日月，主人的精意感格乾坤。

纯阳子彼时离了卢山，驾云腾雾，来到此处。乃按落云

头，扮作一个道人，却也不齐整。一到了斋坛，只见挂有许多圣像，上三清，次四圣，次五帝，次四大真人。纯阳子道：“此虽是画像，这样大斋事，岂无真天帝降下？若果天帝降下，不好回避。”只得走在斋厨之中，更方便一二。

却说那些丫鬟们见了这个道人褴褛褴褛，皆扯他出去，说道：“这个道人，此不是坐处，快出去！快出去！”只有这个何氏女，果与吕纯阳有缘。何氏女见了吕纯阳，就有顾盼之意。吕纯阳见了个何氏女，就有怜惜之心。何氏女见那众丫鬟推出这个道人，乃止之曰：“出家人随他这里坐罢，不要推他出去。”那些众丫鬟方才罢手，只是没有个好嘴脸相待。大的丫头来也说是：“道人开些，不要秽我的斋。”小的丫头来也说是：“道人开些，不要污我的供。”只有这个何氏女，斋熟时就把斋与道人吃，供熟时就把供与道人尝。有茶奉一杯茶，有酒与一卮酒。众丫鬟皆笑着何氏女，何氏女道：“出家人把些他吃，也是我一点仁心。”

却说天地间有人就有神，有神就有鬼，却道个鬼的说话。陈曰文做这样大斋，就有着孤魂野鬼皆来求食。时有一客商姓陆名清，阻风淮河，泊船孤洲之畔，有事关心，惺眼不睡。至三更鼓，只闻得岸上有鬼叫，叫道：“周大哥，去陈宅吃斋。”那周鬼道：“我去不得，眼中生有翳障，疼得紧，你们带几个斋与我吃罢。”陆清大惊，一发不寝。至四更鼓，又闻叫声：“周大哥，斋在这里，你吃！”那周大哥说道：“多谢你了！”陆清想道：“此必是野鬼。”

至天明，上了淮河之岸，遍洲上寻觅，只见有一个骷髅脑骨，眼睛里生有一根草，暗道：“昨夜叫眼疼者必是此物。此人或姓周么？”遂拔去之。至次夜二更尽，陆清又闻

得有人呼曰：“周大哥，去陈宅吃斋。”只见其人应曰：“我今夜眼睛好了，我与你同去。”至四更鼓方回，只听得几个鬼坐在洲上，其一鬼云：“这个人家好斋供。”其一鬼云：“斋供到好，只是吕洞宾在那里，打不得些儿乱搅。”其一鬼云：“那个是吕洞宾？”其一鬼云：“东厨下那个褴褛道人，就是吕洞宾。”有一鬼云：“你昨夜眼疼，今夜就怎的好了。”一鬼云：“我得一个客人替我去了那些翳障，就好了。”

时陆清在舟中未睡，闻得这些话儿仔仔细细。至次日，走上坡来，径到陈曰文宅上，寻着这个吕纯阳。只见斋厨之下，果有个褴褛道人。陆清乃跪下，言曰：“吕纯阳先生，度一度小子。”纯阳子道：“我不是纯阳。”陆清道：“我晓的仔细，你不要瞒我。”乃扯着纯阳子衣服，叩头磕脑，左也叫一声度一度，右也叫一声度一度。纯阳子道：“你这客人，既然要我度，你钻进灶中而去，我就度你。”时厨灶之中烈火炎炎，陆清将欲不钻，又恐怕做不得神仙。将欲钻去，又恐怕火焰烧死。既而自思，还是钻去。于是奋力一钻，刚到灶门之边，被烟气一冲，就缩将转来。又奋力一钻，刚到灶门之边，被火星一爆，又缩将转来。乃叩着纯阳子说道：“先生，你不要我钻灶，白白的度一度我罢。”纯阳子笑道：“神仙恁般易做。”乃云：“眼前不是成仙客，成仙只是姓何人。”乃以手招着何氏女，说道：“惠娘，我与你钻去。”

时何氏女手中拿着个箴篱，正欲捞饭，因纯阳子一招，即忙过来。纯阳子以手挽着何氏女双双进于灶中，火焰转盛。众皆大惊，那个还敢钻哩？时众人只说何氏女被火烧

死，正在嗟叹之际，只见吕纯阳与何氏女坐在碧云之上，吟诗一首云：

直上云端望八都，碧云散尽月还孤。
茫茫四海人无数，那个男儿是丈夫。

时众人看见陆清默然，众丫鬟亦默然。那羽士们望见也默然，就是陈曰文亦默然。皆道：“神仙已在此三日，并不晓得。”皆十分懊恼。时陈曰文建此大斋，感神仙下降，斋罢获福，此也不在话下。

却说纯阳子同着何氏女驾着云，腾着雾，迳往终南山碧天洞而来拜见钟离师父。钟离云房正当寿诞之日，就有那一班仙朋仙友：持着拄仗的铁拐李、拿着羽扇的张果老、提着花篮的蓝采和、拿着云阳板的韩湘子，与着清溪道人郑思远、大华施真人正在那个所在作贺。又只见天台山仙女遣人送甚么仙桃，麻姑山的仙姑遣人送甚么仙酒，瑶池上王母娘娘遣人送甚么仙藕，武夷山武夷君遣人送甚么仙茶。又有东泰山、西华山、中嵩山、南衡山、北恒山五岳圣帝遣人送甚么玄鹿脯、赤鳞蹄。又有东海、西海、南海、北海四龙王及敖家兄弟遣人送金鳞尾、锦鳌头。钟离子命着那仙庖的官君烹着那些肴馔，列着那些果品，摆开筵席，注上酒来。那些神仙依次而坐。

正在宴饮之际，忽见纯阳子、何氏女按落云头，直进了碧天洞中，望着钟离子稽首。钟离子不胜之喜，乃曰：“纯阳一去，何归来之迟乎？”纯阳子与钟离师稽首毕，复对众仙稽首。张果老等乃问于施真人曰：“此何人斯？”施真人

道：“云房之徒也。”众仙曰：“久闻，久闻，但未得会面，今见其仙风飘逸，云房果得人焉。”清溪郑思远乃问于纯阳子曰：“你出家人，还带妻子么？”纯阳子道：“此女子系淮安人氏，姓何名惠娘，名在仙籍，火龙真人命我度之耳。”众仙说道：“原来是这等。”云房子又问纯阳子，说道：“你当初誓欲化度世人，度有几否？”纯阳子：“道人心奸险，未易度化，只度有何氏女一人而已。”铁拐李道：“今日令师寿旦，我辈承他厚爱，赐以佳宴，你来得恰好，大家宴饮一回。”

于是众仙齐坐下，纯阳子、何惠娘亦侍坐于侧，劝劝酬酬，极有佳趣。纯阳子道：“吾师今日寿旦，吾初回，未有贺物，聊将所佩之剑试舞一回，以劝吾师并列位仙丈之酒。”何惠娘亦道：“妾亦无有贺仪，将所执箴篥亦舞一回，奉劝诸仙之酒。”众仙道：“试舞来。”于是纯阳子将宝剑抛起，活喇喇化作一条神龙，夭夭矫矫。何惠娘将箴篥抛起，活喇喇化作一只丹凤，翩翩翻翻。你看：一龙一凤，龙对凤，凤对龙，盘空飞舞。龙一翻身，甲鳞炫耀；凤一转翅，毛羽辉煌。众仙长看见，拍掌大笑，皆曰：“妙！妙！后进有这样奇术，来得来得。”于是大家狂歌剧饮，不觉的白云归洞口，红日架山腰，天色晚矣。纯阳子乃指一下龙，龙依然成剑。何惠娘指一下凤，凤依然成箴篥。众仙长愈加称赞。此且不题。

却说张果老、铁拐李二仙问于钟离子道：“令徒授何仙职？”钟离子道：“敝徒度化多年，未受仙职。”铁拐李道：“既如此，明日乃朝元之期，领他们同去昊天金阙，受了天恩，岂不是美事？”钟离子道：“某亦有此意。”于是众仙长

皆约会朝元，辞散而去。

及至次早，碧鸡三唱，丹凤双仪。焰摩天中，红云缭绕；通明殿上，瑞气氤氲。时玉帝御座，两阶文武，列着鹭序鹄班；一派将军，号着龙骧虎贲。时三天门大开，只见张果老、铁拐李、施真人等一齐在那里聚会。廉钟离子领着吕纯阳、何惠娘至，大家拶挨而进，山呼礼毕，文武退班。钟离子复领着吕纯阳、何惠娘，俯伏金阶之下，奏道：“有臣钟离权有表奏闻，伏乞圣览。”玉帝道：“有何表文？”钟离子道：“臣先年度有河中府永乐县一弟子，姓吕名嵒，未蒙天恩授以仙职。又吕嵒弟子度有淮安府玉溪村一女，姓何名惠娘，亦未受以仙职。臣今领至阙下，伏候金旨，擢入仙班。”玉帝见奏，天颜大展，说道：“钟离权既度有吕嵒，吕嵒复度有何惠娘，源流一派，仙籍垂芳，大是美事。就封吕嵒为演正警化真人之职，封何惠娘为太玄演化仙姑之职，各赐金书玉旨，擢入仙班。叩头谢恩。”

钟离子同吕真人、何仙姑谢恩已毕，玉帝复命，着金童持彩仗，玉女捧香花，又命奏乐官史奏一部钧天广乐，又令六丁神将、六甲神将摆列仪仗，送吕真人、何仙姑回转终南山碧天洞中。时吕真人荣沾天宠，各洞神仙万万千千俱来贺喜。

予素慕真仙之雅，爰据其遗事为一部《飞剑记》，以阐扬万口云云。